

夜尋幽狂想曲

作者: 唔掂叔金時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 流落

第一部 少數民族

引子

你一定聽過少數民族，可是一些少數民族的事你想必不知，這故事關於一些與世隔絕的少數民族。這也是夜尋幽的第一個奇怪故事。有趣不有趣，還請先看看。

第一章 流落

「叮噹...」早上六時，門鈴不通氣地響起。隨之是一陣寂靜。

「叮噹...叮噹...叮噹...」門鈴再次響起，頗有鈴不驚人誓不休的氣勢。

十分鐘後，屋內的青年終於忍受不住，睡眼惺忪的走到門前，連先查看來人是誰也沒有，直接把門打開了。而門鈴的聲音也終於停止了。

「我真佩服你能一直按門鈴這麼久。」青年先開口。「我倒佩服你能忍耐這麼久，幽哥。」回答的是門外的少年。幽哥自然是開門的青年。

青年嘿嘿一笑，道：「那麼，找我幹甚麼呢，孫表弟？」「你別給我說不記得今天我們去貴州！」少年有點無奈的說道。

青年頓了一頓，說：「對啊！那麼你替我收拾行李，我去洗澡！」少年反了反白眼，看著眼前的青年搔著頭走進浴室，不禁有點為接下來的旅程感到擔心。

幽姓青年全名為夜尋幽，孫姓少年全名為孫覓然。兩者是關係十分好的表兄弟，一個月前約好兩人在暑假一起到貴州，來一趟文化美食之旅。這是夜尋幽上大學後的第一個暑假，也是孫覓然升上高中的第一個暑假。

火車上。

「幽哥，到達貴州後，我們先做甚麼？」孫覓然道。

「到酒店放下行李，就馬上出發！」夜尋幽一副蠢蠢欲動的樣子。

「你看似很興奮呢，不過我也是！想起等著我的麻辣美食，我都快流口水了。」孫覓然同樣興奮地說道。

「息烽陽朗辣子雞、花溪牛肉粉、酸辣湯、宮保雞丁！哈哈，吃完後，馬上到武陵第一峰梵淨山吸收一下靈氣！吃完便玩，玩完便睡，快活之極！」夜尋幽說著說著，彷彿這些美食、美景都已經活現眼前般。

兩人又閒聊了一會，突然火車傳來一陣又一陣的震動。列車上的乘客都東歪西倒，此時有人大喊一聲「火車脫軌了！」所有乘客都亂成一團。

此時火車正位於一處草原，左右兩邊都是河，火車脫軌隨時會使火車衝入河流中，不言而喻，傷亡將會很慘重。

孫夜二人互看一眼，臉上充滿著震驚。

幸虧二人生性也豁達，雖驚而不亂，兩人都苦笑，同時緊握著對方的手。剛才還興高采烈討論著行程，轉眼間竟然遇上這種意外，那無奈真是可想而知。

眼看火車已經失去控制，甚至開始翻側。一些人緊緊抱著頭，還有不少無神論者，此時也不禁祈求諸神保佑。

火車不斷轉圈，乘客只能承受著那一波又一波的震動，頗像彈珠台上的彈珠，在車箱內持續的碰撞反彈。火車的乘客全都暈倒了，但無情的撞擊仍令乘客們的傷口一直增加。最後，火車終於墜入河中。

這場悲劇，註定了幾乎沒有人能活命。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夜尋幽近乎奇蹟地成為了這場意外的倖存者。

夜尋幽緩緩的睜開雙眼，看著天花板，木造的天花板。腦海在不停的運轉著，他想起了那場意外，也知道自己被救起了。

他突然想起通常這種時候，主角是應該失憶的，於是他大叫一聲「我是誰？」然後自己哈哈一笑。他的性格就是這樣，遇著甚麼事情也坦然接受，再痛苦也能幽默一下，自娛自樂。何況，他想到自己這種情況仍能獲救，就足夠他高興了。

不一會，有一個約十七八歲，穿著獸皮背心、獸皮短裙，露出白皙胳膊和腿部，任烏黑長髮直垂的女孩走了進來。

「我看你全身都是傷，我還以為你要睡很久呢，誰知睡了一天就醒了。剛才你大叫，是因為很痛嗎？」女孩溫柔的問道。

夜尋幽看著眼前的女孩，有些呆了。他出生至現今，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女孩。但令他驚訝的，不是因為她很漂亮，儘管這個女孩的確漂亮得很罕見。

讓夜尋幽驚訝的原因是這女孩的氣質，太過於清新脫俗，在香港他不曾見過這樣的女孩。那種盡顯女性的溫柔，更是他人生中首次得見。

夜尋幽聽見女孩說的是普通話，也以他怎也算不上標準的普通話答道：「不，我剛才大喊的是我是誰。」

這次輪到女孩驚訝了，問道：「你忘記自己是誰了嗎？」

「不，我剛才自己開個玩笑讓自己笑罷了。」夜尋幽有點不好意思地道。

女孩的表情有點奇怪的看著他，然後「撲哧」一笑。

「你叫甚麼名字?我叫藍結依。」女孩問了一句。

「我叫夜尋幽。是妳救我的嗎?妳有見過一個大概十六歲，叫孫竟然的男孩嗎?」夜尋幽想起表弟生死未卜，隨即問道。

「是我救你的，但我沒有發現其他人。他是你的朋友吧，放心，我發現他會告訴你，你好好休息吧。」藍結依溫柔道。

「謝謝妳。」夜尋幽衷心的說了一句。

藍結依對他笑了一笑，便走出房間。

夜尋幽在床上思緒萬千，他也想不出甚麼辦法，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對於表弟，他雖然很關心，可是人生本來就很無常，他也很坦然的不去憂慮，很快他便睡著了。

往後的兩星期，夜尋幽都在床上渡過。每天也是藍結依送食物給他和照顧他。期間他們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夜尋幽也知道了很多有關這裡的事情。

這裡是一條名叫班老村的村子，聚集了很多少數民族，除了知道附近也有其他村落外，對外界發生的事一無所知。因此，這裡的人也不會知道如何離開這裡。

夜尋幽是首個來到這裡的外來人，當夜尋幽跟藍結依說到城市的樓宇、生活和科技等，藍結依只能目瞪口呆，根本不能想像有與這裡截然不同的世界。

夜尋幽也終於能夠明白，為甚麼藍結依能清新脫俗得令人訝異，原來是沒有受到城市的渲染，一直在與自然為伴，簡單的生活造就單純可愛的人。

這天，當藍結依送食物過來的時候。

「尋幽，你能走路了!」她看著夜尋幽在房間走動著，喜悅道。

「全賴妳的照顧。」夜尋幽微笑地答道。

現今他倆都用對方的名字稱呼對方。最初夜尋幽也不太習慣，後來明白藍結依這種單純的人，對誰也是親近的呼喊名字，根本不避諱甚麼，也不必尷尬。

於是，他也欣然接受了這件對藍結依再自然不過的事。

「其實是因為錦澤巫師的草藥很有用而已。我想你手臂與小腿的骨折，再過差不多兩星期就能康復了。對了，既然你能走路，我帶你出去見見其他人吧。」藍結依開心地說。

夜尋幽倒是略微驚訝了一下，因為他身上的骨折一般都要大概三個月才能痊癒，這裡的草藥竟然能使他一個月就痊癒了。一個落後的村子的醫療技術竟遠超城市。難道世上真的有巫師嗎?

轉念一想，世界之大，總有一些事物不是科學能解釋的，便欣然接受了。這種接受能力也是夜尋幽的特色之一。

「好啊，我都悶得發慌了！」夜尋幽積極地回答。

於是，藍結依扶著夜尋幽走出去，夜尋幽聞到藍結依身上的香味，心中感到一陣心安。

出了房間後，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熱鬧。

倒不是有很多人在擠擁叫囂著，村民只是在漫步著，彼此聊聊天，並沒有多大的聲浪。但從他們的表情、動作，都能感受到那種無憂無慮和快樂，這種熱鬧與其說是一種狀況，不如說是一種氣氛。

「結依，這就是妳救回來的那個小伙子嗎？精神飽滿，不錯。」面前一個頗有福相的中年人上前向二人搭話。

藍結依微笑道：「是啊，他能走了。所以今天特地帶他出來走走，認識一下這裡。」

「他是黃大叔。」藍結依轉頭對夜尋幽道。

「黃大叔你好，我是夜尋幽。」夜尋幽微笑並伸手道。

黃大叔看著夜尋幽伸出來的那隻手，頓了一頓，用力的拍了下去。夜尋幽不禁有點愕然。隨即想起這裡的人，都是由很久以前開始與外界斷絕聯繫的少數民族所組成的，不懂得握手這種社會禮節也是正常不過。

黃大叔看見夜尋幽的表情，好像恍然大悟般，打個哈哈道：「我果然反應得太慢了嗎？下次我會馬上打下去的。」他似乎誤解成這是一個測試反應的遊戲。

夜尋幽也感覺有趣，順其脈絡道：「對啊，要隨時保持警覺才行。」

三人又聊了幾句便分別了。

夜尋幽開始打量四周，發現附近都是一間又一間的木屋，放目遠望就都是綠茫茫一片，都是草原和山峰。

藍結依又提議帶他見一見錦澤巫師，夜尋幽心想也該向這位巫師道謝一下，一口就答應下來。

於是二人向著錦澤巫師的家進發。

不一會，他們來到草原，到達錦澤巫師的家必須經過這個草原。夜尋幽哪裡到過這種大草原？充滿大自然的感覺，令他很是愜意，道：「我們坐一下吧。」藍結依自然是不反對。

夜尋幽坐下後深呼吸一口氣，感覺清新之極。再看看周圍綠草如茵，天空蔚藍，微風輕輕吹拂著，使人有種與自然合而為一的感覺，就像在母親體內般自然。

他不禁感嘆，城市的現代化和科技進步，是對人類的生活品質有所提升，還是在人類與孕育人類成長的地球間築起一道隔膜？

他也不深究，因為不論答案如何，也不是他能改變的事情。他的人生觀就是選擇自己希望過的生活，努力使自己活得快樂。

坐在他旁邊的藍結依，看著眼前的這個男人舒適的表情，說：「你好像原本就該屬於這裡。」

夜尋幽笑了一笑，說：「嗯，那我也不趕著回家，我就在這裡住一段時間吧。」

藍結依溫柔地答道：「當然可以，只要你想。」

兩人依靠在一起，用眼看、用耳聽，卻沒有用口說。坐了一會，便再度起程了。

二人終於抵達錦澤巫師的家。這間房子並不像其他的房子是用木造的，這裡是磚塊建成的。讓夜尋幽有種錦澤巫師是豬小弟，而自己是大野狼的感覺。

「咯、咯、咯...」

門很快便打開了，眼見一個皮膚黝黑，臉上佈滿深深的皺紋，滿頭白髮的老年男人出現。

「結依，妳來了。」老年男人向藍結依慈祥的道。老年男人又望向夜尋幽，老人的那充滿睿智的眼中現出一絲精芒，然後就自顧自的陷入沉思了。

藍結依在旁邊提醒道：「錦澤巫師，他就是我救的人，他叫夜尋幽。」

那老人，即是錦澤巫師，很快從沉思中醒了過來，並說：「夜尋幽...倒是很適合。小幽，你下星期單獨過來一趟吧，我給你一些輕鬆的工作。」

夜尋幽也沒有想太多，一口就答應下來了。

<http://forum4.hkgolden.com/view.aspx?type=SY&message=4901130>

<https://www.facebook.com/uselessuncle>

第二章 打獵

第二章 打獵

一星期後，夜尋幽的骨折真的痊癒了，他發覺時自己也感覺神奇。

他單獨走到錦澤巫師的家。「咯、咯、咯...」錦澤巫師仍是一如以往，很快便把門打開。

「小幽，你進來。」錦澤巫師道。

夜尋幽隨他走進屋子裡。屋子裡很昏暗，沒有陽光透射進來，只有左右的牆上，有兩個燭台，兩支蠟燭在其中燃燒。

屋子令夜尋幽感覺很受束縛，很不自在。

錦澤巫師打開角落中的一道門，走進內室。

他再走出來時，手上握著一根藤條，藤條的頂部有著一塊菱形可一手掌握的黑色石頭，沒有絲毫光澤，可是給人鋒利無比的感覺。

錦澤巫師把藤條遞到夜尋幽手上，道：「這是你工作需要的工具。」

夜尋幽細細打量這藤條，他想不到這根藤條究竟能做甚麼，幫別人教兒子？

他眼見唯一的獨特之處就是那黑色小石頭，他忍不住想去摸摸它。

「不要摸，千萬不要摸。」錦澤巫師急道。

夜尋幽停下手，問：「為甚麼？」

錦澤巫師道：「它異常鋒利，一不小心，你隨時會少掉一根手指。」

夜尋幽馬上把手握在藤條的根部，並把那石離得自己遠遠的，笑道：「哈哈，幸好還未碰。那麼，這東西能做甚麼？」

錦澤巫師微笑道：「一邊走，一邊告訴你。」

他們向著錦澤巫師家後的一座小山走。

「這根藤條是我們村中的寶物，我們叫它鎮魂藤。他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頂部那顆石頭叫作鎮魂石，可以辟邪鎮怨。」錦澤巫師道。

「辟邪鎮怨？」夜尋幽問。

「我們這村子以往爆發過一場又一場的戰疫，後來終於平息下來。然而，死去的亡靈實在太多，怨氣很重，村民都難以睡得安寧。後來，其中一名祖先發現把這石頭放進墓穴，便可鎮著那些怨靈。」錦

澤巫師道。

夜尋幽看著那黑色石頭，他真不敢相信這小小的石頭有這麼厲害。

他們走了二十多分鐘，才到達錦澤巫師口中的墓穴。

眼見地上有一個又一個的小黑洞，每隔大概八十公分就有一個。

夜尋幽看著這些小黑洞，的確感覺到一種沉重的氣氛。

「這是為了我們村民方便而弄成的，只要把鎮魂藤插進洞中，數三聲便可抽出來，再插進另一個洞。」錦澤巫師道。

夜尋幽心中暗笑：「這工作真簡單，根本就是為我這懶人而設。」

「這裡有兩百個洞，你只要每天把這兩百個洞插一遍便可以了。做完後，把鎮魂藤交還給我就可以了。」錦澤巫師。

他說罷，就走了。

夜尋幽算一算，心裡笑道：走來這裡所花的時間，可比這工作長得多了。

夜尋幽把鎮魂藤插進第一個小黑洞。「軟軟的，就像豆腐一般。」他插進去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很軟，他想內裡大概是泥土之類。

「一、二、三，下一個……」他不斷重覆著同一組動作。

才過了十多分鐘，他今天的工作已完成了。

把鎮魂藤還給錦澤巫師後，他獨自走向村子。經過那大草原時，他禁不住躺了下來，他感覺很舒適，草的味道、陽光、涼風，他太喜歡這種悠閒的感覺。

突然，他感覺手上一癢。用手一抓，原來是隻小黑蟲。

「小蟲子，遇著我算你好運。」夜尋幽笑道。

夜尋幽把牠捧在手上，口一吹，就不見了。

然後，他就獨自走向村子。

推開他居住的小木屋的木門，只見藍結依笑盈盈的看著他，道：「你回來了，快吃東西。」

「多謝了。」夜尋幽笑道。

夜尋幽吃著簡單的飯、肉和蔬菜。這裡的食物都是由村民自力更生而得的，使這村子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環境。

「對了，錦澤巫師叫你做甚麼？」藍結依問。

「用根叫鎮魂藤的東西插著一個又一個的洞。」夜尋幽道。「鎮魂藤？村中的男人都做過這工作，但他們都說很痛苦，所以都沒有一個能做得久的。現在都是大家輪流著做。」藍結依道。

「痛苦？我倒不覺得啊。」夜尋幽道。

「你很厲害呢。」藍結依笑道。

「是了，我父親今天去打獵，你要不要跟去看看？」藍結依問。

夜尋幽看著手中挾著疑似兔肉的東西，欣然笑道：「當然要。」

二人走到藍結依的家，就看到一個濃眉大眼的彪形漢子，他正把大弓背在身後，腰間繫著一把蒙古刀。

他看見藍結依和夜尋幽，隨即微笑道：「結依，這個就是你救的小幽嗎？」

「是的父親，他想跟你去打獵。」藍結依笑道。

彪形漢子打量一下夜尋幽，眼見面前的青年雖跟他一般，比尋常男人要高一個頭，可是卻有點瘦弱。又看他的長相，劍眉大眼、高挺的鼻子、薄薄的嘴唇，令人感覺他是一個聰明能幹的人，但他身上偏偏又處處散發著慵懶的味道。

「結依，拿一把刀和一套弓箭給小幽吧。」彪形漢子道。

藍結依隨即走進屋子。

「小幽，我叫藍沖，你叫我沖叔好了。」藍沖道。

夜尋幽乖乖道：「沖叔。」

藍沖微微一笑，道：「你是否學過博鬥技巧？」

夜尋幽搖搖頭。他一個城市人，那裡需要用到博鬥技巧。何況，以他的個性，只想悠悠閒閒過日子，怎會走去學甚麼博鬥技巧。

「將來我慢慢教你，打獵有些危險，學博鬥技巧不只能保護自己，也能保護自己愛的人。」藍沖道。

「好的，沖叔。」夜尋幽道。

待得夜尋幽也帶上裝備，便與藍沖二人走往森林。

這是夜尋幽第一次見到森林，這裡給他生機蓬勃的感覺，到處都是生命的氣息。

「要打到獵物先要找到牠們。你看看附近，能發現甚麼？」藍沖道。

夜尋幽細細打量周圍。

「這些是動物的腳印吧。」夜尋幽指著地下問。

「對，不只足跡，要找到牠們，還要留意牠們的糞便、吃完食物剩下的東西，但凡牠們行動留下的蛛絲馬跡也要留意。還有牠們除了在居住處時，大多會在接近水源的地方。走路時，避免發出聲音，在樹林踩到一根樹枝，聲音也會傳得很遠。」藍沖一邊教導著夜尋幽，一邊追蹤。

「作為獵人，無時無刻要待機而動。看，那裡有一隻兔子，牠在進食，這說明是我們的好機會。攻其不備，是打獵的基本。」藍沖說著把弓舉起。

「現在我們正身處逆風處，獵物除了難以聽到我們的動靜，也難嗅到我們的氣味。牠們靈敏的聽覺和嗅覺不能發揮效用時，正是我們的好機會。」藍沖心神一定，拉弓引箭，箭矢迅猛射出。

夜尋幽知道箭快，可是他沒有想到居然這麼快。眼睛剛看到箭矢離弦，便已把兔子的頭部釘死在地上了。

「真厲害。」夜尋幽感歎道。

「嘿，你肯練習也總能做到的。」藍沖道。

練習？夜尋幽心想這練習二字有多辛苦，自己根本不會有這樣的毅力。厲害是一回事，付出又是一回事。

藍沖把兔子收起，二人到別處追蹤，後來又打了一隻約十三公斤的獐子。

他們沿著水聲，走到一道小溪附近。

二人看見一隻野豬在溪中乘涼。

「這是野豬？」夜尋幽驚訝道。他只在電視中看過。

眼見野豬體型粗壯，毛色呈深灰色，頭大腿小，背有剛鬃，嘴比家豬長，還有一雙獠牙。

「看牠的樣子，大概有兩個成年男人般重。」藍沖道。

他又問：「小幽，想練習嗎？」

「射牠？據說野豬很凶殘，不怕牠反擊嗎？」夜尋幽道。

「不怕，有我在。」藍沖堅定的語氣令人倍感安心。

夜尋幽把弓拿在手上，回想剛才藍沖的姿勢。

左手以虎口推住握弓處，手和前臂形成一條直線，右手用大拇指扣弦，箭尾卡在拇指和食指的指窩處。

弓弦比他想像中要緊，但他的姿勢正確，右肘夾緊，略高於肩，能善用後背肌的力量，拉弓時也不算困難。

旁邊的藍沖微感驚訝，這青年竟然只看過他射箭一次，就能把動作做得這麼完美。

藍沖沉聲道：「瞄準牠前肩胛的心臟要害。手定心靜，專注，把心放在箭矢上。」

夜尋幽既感到興奮又感到緊張。他深吸一口氣，頓時有種與大自然合而為一的感覺，眼中彷彿只看得見這頭野豬。

箭矢破空而出，這箭雖然也快，可是跟藍沖一比，就慢得很了。而野豬，竟真的被他射中了。

可惜，野豬在箭矢射出前就生出警覺，箭矢只射在野豬的屁股上。

對皮粗肉厚的野豬，這一箭當然不能造成影響，可是也足夠牠生氣了。試想一下，你在乘涼時，突然被陌生人打屁股，會否生氣？何況不是打，是射。

而且，對於野生動物，受到攻擊就代表生命受到威脅。

野豬狂衝向夜尋幽處。夜尋幽大驚，退後數步，道：「怎麼辦？」

藍沖只說了一句不要怕，就把繫在腰間的蒙古刀拔出。

野豬的衝勢很急，但藍沖很冷靜，沒有多餘動作，以踏出的左腳，帶動全身。

這一轉身，使直衝的野豬失去目標，又為藍沖接下來一刀的威力帶來大提升。

人的腿部才是人身體力量的來源。優秀的運動員，都很重視腿部的訓練，只有善用強壯的腿部，才能稱得上優秀。就如健美運動員，只把上半身練得精壯無比，忽略下半身，註定最後一場空。

眼見藍沖力量由腳起，扭動腰身，右手把蒙古刀直劈下去。整個動作行雲流水，沒有浪費分毫力量。當刀碰到野豬粗壯的脖子時，眼見野豬的頭部應刀而飛。

野豬的頭部跌落在夜尋幽的身旁。夜尋幽對眼前的一幕感到震驚，他被藍沖的氣勢和威猛的形象所折服。他由心對藍沖感到尊敬佩服，因為在這一時刻，藍沖就是他心中對「強」的象徵。

每個男人也對強有種莫名的崇拜，夜尋幽也不例外。

藍沖回頭笑看著他。

夜尋幽想起剛才自己剛才如臨大敵的表現，與雲淡風輕的藍沖一比，不禁有點羞愧：「沖叔，你真厲害。」這句話說得衷心之極。

「你也很厲害，第一次射箭就能把姿勢做得這麼完美，還有你的集中力更令人驚訝。可是，你知否你為何不能命中目標？」藍沖笑道。

聽到藍沖稱讚自己，夜尋幽大感高興，可是仍虛心求教道：「請沖叔指教。」

「因為你的殺氣。動物對殺氣是很敏感的，對殺氣不敏感的動物活不長。做一個獵人，也要對殺氣敏感，不然也活不長。」藍沖道。

夜尋幽點頭，又問：「那怎樣才能收藏我的殺氣？」

藍沖微笑道：「你之所以有殺氣也是因為你夠專注。當然以後還是要專注，仍要把心放在箭上，但那顆心要保持無心而為的心境。說到底，還是要練習。」

夜尋幽默默唸著「無心而為」這四字，這時根本沒有想到，這四個字的確對他的人生有著很大的影響。

藍沖把野豬背在身上，夜尋幽則持著兔子和獐子，二人走出樹林，回到藍沖的家。

「小幽，想學處理牠們的屍體嗎？」藍沖問。

「想。」夜尋幽笑道。

「先把牠們放血……」藍沖一邊說，手也不停下。很快野豬和獐子也被他分離成骨、肉和皮。夜尋幽雖然對這血腥味和場面不太習慣，卻也依照藍沖的教導，處理著兔子。

「沒用的骨，我們要把它們埋掉，以後會使植物生得更拙壯。肉和皮就好好保存，有多的可以給村民。我們殺牠們不是為了屠殺，是為了生存。我們要感謝牠們，不能使牠們的生命白白犧牲。」藍沖道。

夜尋幽點頭受教。他想起城市中人們的浪費，更感歎這裡的生活可貴。「人與自然本來就密不可分，其實人根本屬於自然的一部分。以往看食物鏈時就只是看，原來生生不息就是這樣。」夜尋幽心道。

爾後，夜尋幽留在藍沖家吃飯。當藍沖講述今天的事時，藍結依和她的媽媽也聽得津津有味。

藍結依的媽媽叫藍蔚宜，像得跟藍結依有點像，性格卻比藍結依硬朗一些。

「哈哈，小幽首次看到野豬，而且還攻擊他，當然會害怕啊。」藍蔚宜笑道。

她又道：「結依，很少聽到你父親稱讚別人呢，不如妳就嫁給小幽作妻子吧。」

藍結依神色雖然有一點羞澀，卻也沒有反對，似是默許。

夜尋幽雖到了這裡一個多月，仍給這村的人的直接嚇一跳。

他雖對藍結依有好感，可是如此快便談婚論嫁實在不能適應，他只好打個哈哈帶過。

第三章 大熊

第三章 大熊

此後的兩個月，夜尋幽重覆著鎮壓怨靈的工作和隨著藍沖學習各種技巧。

當他得知原來森林還有熊時，使他嚇一跳。然後聽到藍沖竟曾憑一人之力，把一頭大熊殺掉，更是驚訝，卻也加深了他對藍沖的崇敬。畢竟，村中每個男人也懂打獵，卻只有藍沖一人能獨自殺掉一頭大熊。

藍沖也告戒他，遇到熊時不要想著戰鬥，大熊很強，遠不是現時的夜尋幽能夠應付。也告訴他千萬不要打算裝死、爬樹和游水，這只會使他加速死去。只能逃，卻不能跑。慢慢的後退，不要高聲叫也不要與牠們對視，剩下看的就是運氣。

夜尋幽默默記著，他可不想白白丟了小命。

至於學校早已開學的事，他完全沒放在心上。

夜尋幽人生中，還是首次努力練習，以他過往的個性，根本非必要也不會出門。

可見，藍沖對他的影響有多大。

夜尋幽在箭術上的準繩度和力都提升了不少，隨著進步，他也明白藍沖有多厲害。

至於博擊技巧，藍沖是以對練的形式教導他。

說是對練，其實就是夜尋幽兩三下被藍沖扳倒，不斷重覆著。藍沖在這方面沒有多說，只讓夜尋幽親身體驗來學習。被扳倒的過程，確使夜尋幽學到怎樣被扳倒沒有那麼痛，也學到扳倒別人的技巧，縱使他從沒有機會扳倒人。

這天藍沖讓夜尋幽獨自到森林打獵。要讓人成長，不能只在旁一直呵護著他，這樣只會限制著人的成長。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藍沖懂得這道理。

正在夜尋幽追蹤著動物的痕跡時，他聽到人的笑聲。他心中好奇，隨著聲音的方向找去。

原來有三個與他年紀相約的青年，在笑談著。

「方哥真厲害，一箭就射倒這獐子了。」一名黝黑的胖子青年道。

「方哥當然厲害，恐怕除了那藍沖，再沒有人能作方哥的對手了。」一名黝黑的瘦弱青年道。

「哈，人家畢竟是我村最強的獵人，我還未及得上他。不過，總有一天，我蕭方會超越他。」皮膚黝黑長得頗為俊朗的青年道。

原來這三人乃來自羌族的青年。叫蕭方的青年，是班老村中羌族勢力的代表蕭振的兒子，兩名羌族青年自然一直奉承他。黝黑的胖子青年名叫董宇，黝黑的瘦弱青年名叫石天。

蕭方道對董宇道：「還抓著這獐子做甚麼，丟了牠，找下一隻練習吧。」

隨即董宇便把獐子丟在地上，三人繼續走。

夜尋幽心中恍然，原來這三人只把動物當作練靶工具。他想起藍沖說的話，殺牠們是為了延續我們的生命。不由跟著三人走去。

三人又發現了一隻獐子，正在他們開始瞄準時，一枝箭已從他們身後射出，射到獐子的旁邊，獐子受驚，立刻遠遠逃去。

三人一頓，馬上轉頭看去。眼見是一個不認識的青年。

董宇道：「這是我們的獵物，你要打獵到別處打。」

夜尋幽道：「你們也不是為了吃牠們，何必殺牠們？」

董宇道：「我們是獵人，牠們是獵物，你就打你自己的獵吧。」

夜尋幽沒有說話，心想：「今天我就要阻礙你們到底。」

三人見他沒有反應，便繼續找下一隻獵物。

這次發現的是一隻兔子，正想引箭時，又是身後有一箭射出。

兔子又跑了。

石天怒道：「又是你，偏偏要阻礙我們！」

夜尋幽覺得有趣，暗笑著走開了。

三人見他走了，便以為他怕了。這次找到一隻鹿。

又是一箭，鹿跑了。

三人都怒目圓睜，卻偏偏沒有辦法。

村例定明，村民如非受到准許，不得互相打鬥，如有犯者，將會嚴懲。

蕭方忿然道：「罷了，不打了。回去查查這小子是誰，我要教他好看。」說罷三人便徐徐離去。

夜尋幽見他們三人終於肯走，哈哈大笑，心中大感得意。他走到一條小溪，洗洗臉喝幾口水，便也打算回去了。

他走著，突然聽到一些樹枝碎裂的聲音。他感覺有點異常。

回頭一看，竟然是一頭棕黑色的大熊，比他還要高出兩個頭。他看到大熊，第一個念頭是「很強」，

這種野性本能是夜尋幽在這段時間培養出來的。然後他才想起藍沖說的話，急忙把目光移開。

他柔和的說：「對不起，熊兄，我無意對你的生活造成影響的，讓我走吧。」他也不理大熊是否能明白，總之竭力以平靜的語氣安撫大熊。口中在說，腳步就在一步一步的慢慢後退。

他害怕。可是，他不知道大熊也在害怕他。大熊為夜尋幽身上莫名的氣息而害怕，可是夜尋幽根本不敢與大熊對視，又如何能知道。

大熊終於以牠身為熊的驕傲戰勝了恐懼。

大熊倏然衝向夜尋幽。夜尋幽一直觀察著大熊的腿部，他見大熊的腿一動，便馬上心中大叫糟糕。

他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拉弓引箭。一箭射出，他也不及觀看能否射中，便拔腳就跑。

只聽身後一聲怒吼，原來這一箭射中了大熊的左眼。這一箭令大熊停在原地，夜尋幽聽到聲音，回頭一看，暗叫真好運。

可是，大熊只是稍停一會，把箭矢拔掉，便再衝向夜尋幽。上一次的衝前，代表著牠的驕傲。那麼，這一次的衝前，代表的無疑是牠的憤怒。

夜尋幽只好繼續向前奔，盡量往多樹木的地方逃，企圖能多阻礙大熊一會。

他才跑了一會，已經氣喘連連，倒不是因為他體力不濟，而是因為緊張、害怕，令他呼吸也變得異常。

可是，不論夜尋幽做甚麼，也不能擺脫大熊，反而距離被拉近了不少。

怎麼辦？怎麼辦？夜尋幽心裡不斷問，卻始終得不到答案。

眼見將被大熊追上，夜尋幽股起心中最後的一股勇氣，拔出腰間的蒙古刀，正面瞪看著大熊。促成他做這行為的，正是他腦海中藍沖斬殺野豬的畫面。

他的眼中，只能看到大熊。

大熊來到他面前，張開右臂，大力爪下。

夜尋幽模仿著當天的藍沖，往右踏出左腳，帶動全身，狠狠揮斬下去。

可是，這是大熊，不是野豬。他是夜尋幽，不是藍沖。

這一刀，只能在大熊的左側腹部留下一刀不深不淺的傷口。

也是他幸運用箭射中了大熊的左眼，使大熊有著死角，不然他也未必能得手。

大熊一吃痛，便把左爪反手向左掃出，夜尋幽雖用刀擋住，但那衝擊力，仍使夜尋幽打了兩個筋斗。

這時夜尋幽身上，有一隻黑色小蟲飛出。

夜尋幽並沒有留意，他眼中仍只得大熊。

看見大熊又撲向自己，夜尋幽只能避免自己被爪得流血不止，努力用刀擋格，這次的衝擊力把他撞得拋飛。身子撞在一棵樹上，咳出一口血。

這時，他眼中不再只得大熊了。他看到的影像都變得一片模糊，隱約看到一道黑影來到面前。他已沒有反抗能力。夜尋幽緊閉雙眼，心道：「嘿嘿，只怪我不自量力學沖叔。」

突然，身子一陣沉重，壓得他咳了數聲。

他睜開雙眼，視線慢慢變得清晰起來。壓在他身上的竟然是大熊，大熊已不再動，牠已死了。

夜尋幽驚訝道：「怎麼我沒有死，反而你突然死了？」

這時，大熊的左眼處爬出一隻小黑蟲。

夜尋幽啞然笑道：「你不是報我當天放你之恩吧？哈，你一隻小蟲子又能做甚麼。」夜尋幽其實也不是在跟小黑蟲說話，只是他不明白為甚麼突然大熊死了，而在自言自語。

小黑蟲爬出來後，便隨即飛走了。

這件事真邪門。這是夜尋幽的評語。

他掙扎著爬出來，看著地上的大熊屍體，不禁感到一陣心酸。夜尋幽根本不想殺牠，只是牠要殺他，他才反擊。

「唉，雖然我也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可是我令你受傷了，我只好埋了你作補償。」他說著竟在地上挖洞，要把大熊埋掉。

他像是完全忘了自己也被牠打傷，在鬼門關前走了一回。

把大熊埋掉後，夜尋幽看著剛埋上的泥土，和周圍的血跡，嘆道：「你真厲害，本應死的是我才對。但不管怎樣說，我活下來了。或許，有一天我會比你厲害。哈哈……」說著說著，他又高興了起來。

他雖也不願大熊死，可是畢竟自己活下來了，真值得高興。

第四章 蠱蟲

第四章 蠱蟲

夜尋幽走回村子，第一樣做的不是回自己的小木屋，而是先到藍結依的家。

開門的是藍結依，夜尋幽一看到她，便拖著她的手走進內。

藍沖與藍蔚宜正在聊天。

於是，夜尋幽把他遇見大熊、被大熊追，直到大熊身亡的事說出來。

「那隻小黑蟲，是這種嗎？」藍結依把一隻小黑蟲捧在手中。

夜尋幽愕然道：「是妳派牠救我的嗎？」

藍結依搖頭道：「不是，我想救你的是獨行蠱。」

夜尋幽心道：「蠱？是書中出現那種蠱？」

夜尋幽問：「那你手上這隻是甚麼？獨行蠱又是甚麼？」

「我這隻也是蠱，村中每個女人出生時都被賜一隻蠱。牠吸取主人的精氣和精血，隨著時間，牠也變得愈來愈強。可是，牠卻不能離開主人十米，不然牠會死。主人死了，牠也會死，這就是我們的蠱。

「至於獨行蠱，是一些本身就特別強的蠱，慢慢擁有著自己的意識，主人死了的話，牠們就能自由自在。」藍結依道。

「那麼，蠱究竟是甚麼？又為甚麼只有女人才有？」夜尋幽有太多的疑問。

「據說是眾多的毒蟲相殘，最後吸取死去毒蟲的精氣，得到勝利的一隻就是蠱。愈強的競爭，誕生的蠱就愈強。為甚麼女人才有，是因為錦澤巫師怕有些男人仗著力量欺負我們或對我們負心。」藍結依朗朗道。

夜尋幽聽到藍結依所說的蠱，與他認知中的蠱沒有甚麼分別，感嘆原來世上真有蠱這東西。而當聽到藍結依說負心，他不禁一驚，他害怕自己不知不覺就成為負心人，又不知不覺被下蠱。

「換言之，錦澤巫師是村中唯一能用蠱的男人嗎？」夜尋幽問。

藍結依點頭道：「可是，只有很少人看過他用蠱。其實村中大部分人也未曾用過。」

「先不要說蠱了。小幽，雖然這次你幸運得救，但是更應該痛定思痛，下次不一定這麼幸運。」藍沖道。藍沖雖然這麼說，但心裡還是很滿意這個徒弟，畢竟他有勇氣正面迎戰大熊。

「是的沖叔。」夜尋幽道。

他告別藍結依一家，回到自己的小木屋。

一躺下，他才發現自己痛得厲害。

他回想起剛才與大熊的一戰，不斷想像怎樣才能擊敗大熊，終究也想不出，自己實在太弱了。

他隨即哈哈一笑，心想反正受傷，正好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一天。

他沉沉睡去，直至晚上藍結依帶食物給他，他吃過後又徑自睡著了。不得不說，他真喜歡這種生活。

第二天一早，他就到錦澤巫師處拿了鎮魂藤，走上有墓穴的山。

這些日子，使夜尋幽對危機的感覺能力很強。他甫一進山，便感覺有異。

走了好一段路，倏然有三名青年從右旁叢林處走出。夜尋幽恍然，暗道原來是這三人。

這三名青年正是昨天被夜尋幽阻礙的蕭方等三人。

「原來是你們，有甚麼事？」夜尋幽道。

「昨天被你照顧了，今天自然要回禮。」為首的蕭方道。

原來三人昨天被夜尋幽妨礙，心中不忿，到處打聽這張生面孔。得知最近有一個外來人，問清他的行蹤，特地到這裡來等候他，這外來人果然就是阻礙他們的青年。

「村例可是禁止互相殘殺的。」夜尋幽道。

蕭方冷笑，心想你只是個外來人，村例根本不適用於你。

三人拔出蒙古刀，由蕭方進攻，其餘二人在旁掠陣。

夜尋幽心下一驚：「我手中只有鎮魂藤，也不知是否能抵擋他們的刀。而且他們有三個人。」

他隨即又轉念：「反正昨天我就該死了，又有何懼！」

懼意消退，戰意就高盛。

蕭方見對方不但不懼，反而更有鬥志，微感驚訝。可是，他在羌族中，被認為是年輕一輩最傑出的獵人，對自己自然很有自信。

他踏出兩步，便把刀劈下。夜尋幽見對方勢大迅猛，也不及躲開，只能用鎮魂藤作擋格。對於能否擋住，夜尋幽也沒有把握，畢竟自己用的只是藤條，而自己又不是獨孤求敗，何況獨孤求敗也要到四十歲後才能草木竹石均可為劍。

幸好這一刀擋住了。也是因為這不是普通的藤條，而是鎮魂藤，能配上鎮魂石的藤當然不會差。

夜尋幽手一麻，對方又是一刀，一直攻得夜尋幽只能防守。夜尋幽知道這樣下去，離死就不遠了。他

立即擺出一副吃驚的樣子，看著左邊高呼：「怎麼會這樣！」

蕭方不虞有詐，往右一看，便給夜尋幽找到空隙。這本是最簡單的聲東擊手，也只有這裡的村民性格單純才會被騙。

夜尋幽把鎮魂藤揮出，把蕭方的左肩劃出了一道口子。只聽見蕭方「啊啊啊」的狂叫，夜尋幽愕然，暗道有這麼痛嗎？

他旋又想到，該不會對方用跟自己相同的手段吧？因此更加倍留神。

可是，他發現到並不是如他所想般。

蕭方的表情真的很痛苦，五官扭曲成一團，他的傷口彷彿有一絲絲的紅氣飄盪到鎮魂石中。他的人變得乾癟，臉都陷進去了，就像人乾般，那裡有半點初來時的意氣風發。

夜尋幽看著眼前的情境，愣怔在當場。反而是董宇和石天先生出反應。

「方哥，你怎麼樣？」董宇急道。

「你用了甚麼邪術！」石天喝道。

夜尋幽這時才反應過來，看著鎮魂藤上的那顆鎮魂石，沉聲道：「我不知道。」

董宇和石天都一臉憤怒，卻又怕夜尋幽對他們用邪術，不敢上前動手。

董宇把蕭方背起，狠狠道：「我羌族不會放過你。」三人便離去了。

夜尋幽站立在原地，他仍在看著那顆鎮魂石，只感到一陣可怖。

他也不走上山了，而是快步下山，想弄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錦澤巫師！」夜尋幽邊叫著錦澤巫師，邊拍著錦澤巫師的家門。

錦澤巫師把門打開，他看見夜尋幽神色有異，問：「怎麼了？」夜尋幽忙把剛才被截擊，到用鎮魂藤傷了蕭方的事說出來。

「為甚麼那個蕭方會變成人乾一般？」夜尋幽問。

錦澤巫師嘆氣道：「你終究還是知道了。」

錦澤巫師坐到椅子上，徐徐道：「鎮魂石，之所以能夠辟邪鎮怨，全因為是它能吸取掉怨氣。而且，同時一旦被它劃破身體，它就會吸取人的精氣，非常可怕。我怕有村民會心術不正，用它胡作非為，才一直隱藏不說。小幽，請你不要告訴別人。」

夜尋幽想到自己第一次見鎮魂藤時，假若當時碰到鎮魂石，也會變得像蕭方一般，他就覺得恐怖。

「這石頭真可怕。錦澤巫師，放心，我不會告訴別人的。」夜尋幽道。

錦澤巫師微微一笑道：「那就好。」

這時，有人在拍門。

錦澤巫師打開門，一名中年人道：「錦澤巫師，據說那叫夜尋幽外來人用邪術打傷了蕭方，現在羌族都聚集在村長那裡。請你去主持一下。」

「小幽，過來，我們一起去。」錦澤巫師道。

那中年人現在才發現夜尋幽也在這裡，神色有些害怕。

於是，三人走到村長的家。

村長家門前聚集了很多人，當中的一個矮小的中年胖子道：「放心，那外來人用邪術傷了你們羌族的人，我定必給你們一個公道。」此人就是村長。

另一個眼神銳利、皮膚黝黑、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道：「多謝村長，這外來人敢弄成我兒子這樣，他死定了。」這人當然就是蕭方的父親，羌族的代表。

錦澤巫師三人走進人群中，其他人見到錦澤巫師都尊敬的叫一聲錦澤巫師。

「錦澤巫師，此人用邪術傷我村村民，要怎麼對付他，用百日蠱嗎？」村長恭敬道。雖然此人是村長，其實也是名義上，在村子中握有實權的是錦澤巫師，只是錦澤巫師不願管太多瑣碎事。

「百日蠱，好，就百日蠱。」錦澤巫師道。

羌族的人都露出喜色。

錦澤巫師又道：「董方、石天，你們出來。」

二人微感愕然，隨即猜想錦澤巫師給機會他們報仇，又喜不自勝。

「董方、石天，你們聯同蕭方襲擊夜尋幽，可有此事？」錦澤巫師道。

董方、石天二人不敢回話，也是默認。

「現在，我予你們百日蠱作懲戒。」錦澤巫師道。

二人聞言大驚，指著夜尋幽忙道：「錦澤巫師，不要，是他……」

「不用多說了。」錦澤巫師道。

隨即他口中喃喃道，把左手一翻，手掌向下，就出現一隻又一隻的小黑蟲，轉眼就形成了一群，紛紛爬往董方二人。也不知道這些小黑蟲到底從哪裡出來。

在場的人面面相覷，他們大多都只聽聞過百日蠱，而沒親眼見過。

尤其當事人的董方和石天，看著這群黑蟲，打從心感到恐懼，他們想逃卻不敢逃。他們害怕如果逃的話，會有更悲慘的下場。

眼見這群小黑蟲把二人都掩蓋住了，然後慢慢變少，仔細觀察下，牠們竟似在擠進二人的毛孔。兩人痛得倒在地上，張口發出慘叫，可是叫聲才剛出一聲，又是一群小黑蟲爬進他們口中，令他們連聲都叫不出。

他們想叫，叫不出。他們想動，又動不了。只躺在地上，默默承受著這一切。雖然如此，在場的人，沒有絲毫懷疑他們的痛苦程度，從他們的神色已可清楚表現。看的人，彷彿也在痛。

過了五分鐘，再見不到小黑蟲，牠們都進入了二人的體內。二人的身體一時黑一時紅，身上不斷滲出血絲，周圍的人聞到那腥臭味，都湧起想吐的感覺。

二人已經神智不清，卻都沒有昏過去，他們仍在痛苦當中。不只此時，二人未來的一百日，都要一直承受蟲蟲的折磨，咬噬他們的血肉，卻怎都不會昏倒過去。

夜尋幽看到眼前的畫面，只感覺太可怕太殘酷，說不出話來。

錦澤巫師又道：「把他們抬走。」轉頭看著蕭方的父親，道：「蕭正，你的兒子我就不懲戒了，他恐怕這幾年都不能走路。」蕭正一驚，卻只能應一句是。

「至於夜尋幽，誰敢再把他當作外來人，就是向班老村挑戰。」錦澤巫師淡淡道。他說罷就離開，所有人都只能目睹他離去。

夜尋幽彷彿第一次認識到錦澤巫師，一個人無論在那裡，想擁有統治者的身份，嚴厲的手段都是必要的。沒有哪個人坐在統治者地位，卻又順應自然而治的。可是，要順應自然，又何必去做統治者？

夜尋幽又想到他如此對待自己，是否是收買人心，只為求自己不把鎮魂石的秘密說出去。

夜尋幽現時心內已沒有初來班老村時的喜愛，感到是時候找方法離開這裡。

可是，既然現在仍在這裡，也只能接受這裡的法則。何況，他仍想跟隨藍沖學習一段時間。

他又暗暗嘆道：「其實，世界又哪有一個社會完全合乎人意呢？」

第五章 戰爭

第五章 戰爭

接下來一段時間裡，夜尋幽除了每天做鎮魂的工作和隨藍沖學習外，都在村中到處打聽，但村民沒有一個知道如何離開村子，他們根本沒有打算離開村子的念頭。

他想既然沒有人知道，那就只好靠自己探索。

這天，他完成工作後，便走進森林。世界上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於是他便沿著河流走，也許有機會走到別的村落。

走了三四個小時，還是沒有任何發現，他也打算今天就先回去，下次再探索。

他不知道，離班老村最近的村子，也有三四天的路程，他不知方向，又只用幾小時，又怎能去到。

可是，這次竟給他發現了些東西。

他看到這附近的森林的土地有腳印。他心中一喜，便沿著腳印走進森林。直到腳印消失的地方，他發覺這裡的泥土有被挖過的痕跡，他使用蒙古刀挖，挖了好一會，卻被一塊硬物阻擋。

是一塊黑色的金屬。

他又繼續挖，直至把金屬上的泥土都挖走。

原來這竟然是一道金屬造的暗門，夜尋幽想不明白為甚麼這裡會有這麼一道暗門。

他把暗門打開，沒有穢氣湧出，他推想應該最近有人到過這裡。

他把腰間的火摺子拿出來點燃，關起暗門，沿著暗門裡的樓梯走下去。

樓梯有現代建築的四層樓高，夜尋幽一邊走心中的疑問就愈多。

直到樓梯走完，他發現這裡是一個尚大的空間，牆上都燃點著蠟燭，照亮著整個空間，空間有大概六個正規足球場般大，而且還顯然有其他通道。

在這種地方，竟有這麼一個空間，難道是甚麼墓穴？

可是，若這個是墓穴，又怎會沒有任何珠寶棺材？

相反，這個尚大的空間放疊著大量的兵器。刀、槍、劍和弓箭等。

他到處打量著這裡，發現這裡的種種一切，都顯示著是為戰爭而做的準備。難道，這和平的村子將會爆發戰爭？

他不願見到戰爭，會出現大量傷亡的戰爭，有誰願見？

這裡還有幾個衣櫥，裡面的衣服質料上好，夜尋幽猜想是戰爭中的統領人物穿的。

他正打算走進其他通道去看，卻聽到金屬和人的聲音。

「為甚麼泥土被挖開了，有誰走後忘記把土掩好嗎？」一把青年的聲音道。

「也可能是有敵人進來了，不要大意。」這是把中年人的聲音。

夜尋幽一驚，忙找地方躲藏。他選擇藏到角落的其中一個大水罈中，他把蓋子揭開，忙爬進去，再把蓋子蓋好。

幸好，水罈中的水本就不滿，他進去後內裡的水也不致滿瀉，不然他必定行蹤敗露。他把口鼻露出水面呼吸，他心中希望不要被發現，更希望他們快些走，畢竟這種感覺實在不好受。

下來的一共是五個男子，他們甫下來便四處查探，把衣櫥都查遍，又到通往別的通道去查，都沒有發現，這才心安。

很多人謹慎行事，卻都不謹慎到最後。

也是因為這樣，他們才沒有查探水罈，使夜尋幽逃過一劫。

「看來只是有人忘了把土掩好而已。」

「在這關鍵時候還這麼疏忽，回到去定要查清此人是誰，好好懲戒。」

「說的對。」

「我們還是先談談戰略吧。」

他們足足談了二小時，一直聽得夜尋幽大皺眉頭，不只因為處境難受，也因為他們談話的內容。

原來他們打算攻打班老村，原因卻不詳。攻打的日期是半個月後，由班老村附近的十三個部落聯合，屆時將會有五萬人配合這裡的兵器進攻，務求一舉殲滅班老村。

「五天後，我們幾個都搬到這裡，好打理一切。」

「對，這次我們定要教錦澤那老傢伙後悔他對我們所做的一切。」

「沒錯。」其餘人應聲道。

然後，他們便離開了。

夜尋幽聽得他們離開，急把蓋子打開，苦笑道：「這班傢伙真囉唆，差點把我悶死在這裡。」他爬起來，坐在罈子上，把衣服都脫光，盡量把它們扭乾，才跳下來。他不想令地下佈滿水跡，而短時間不能蒸發。

他看見自己的皮膚都浸得皺了，心道：「我發誓再也不浸溫泉了。」

他走到衣櫥，把一套衣服拿出來穿上。想著這麼多套衣服，少一套應該沒甚麼大不了。而事實上後來的確沒人發現，也是那些部落的人因戰爭在即，緊張而造就的疏忽。

夜尋幽思量：「看樣子是錦澤巫師做了甚麼，而導致他們要攻打班老村？可是他做了甚麼，會使人要把班老村一舉殲滅？總之，先把這件事告知村民，做好戰鬥的準備再說。唉！」

他上去後，沿著原路回村，天雖已入黑，他回去卻比來時要快。

他一進村，馬上趕往錦澤巫師的家，把剛才他聽到的完完整整說給錦澤巫師知曉。

錦澤巫師聽到只是微微冷笑，道：「他們真不自量力。」又對夜尋幽道：「放心，我會處理，小幽你回去吧。」

夜尋幽回去的途中，暗忖錦澤巫師這麼有自信，難道是倚仗蠱蟲嗎？雖然蠱蟲是很厲害，但別人就不會用嗎？何況，別人是五萬人，班老村只有五千人，十倍之差，可不是輕易能彌補的。

此後，錦澤巫師公佈這消息，一時令村民都感覺震驚。錦澤巫師吩咐全村也要共同備戰，不但分佩兵器，更給予每個村民蠱蟲。錦澤巫師說其他村落懂用蠱的人很少，而且威力也不強。

錦澤巫師給的蠱，都是經過他特別培養，很容易操縱，缺點是使用者需耗費大量心血。這些蠱，不單單只有每個女村民所擁有的那種黑色小蠱蟲，還有很多各式毒蠱，有蜈蚣、蜘蛛、蛇等。

其中，威力最強的是蛇蠱。牠們的外形已使人感覺其可怖，通體血紅，眼睛呈青色，看著令人毛骨悚然。其殺傷力更是厲害，走到的地方，花草都頓時失去生機，毒性驚人。然而數量只有十條。

錦澤巫師揚言，依靠這些蠱，就算只以五千之力，也能輕鬆滅殺對方五萬人。

村民一向視之最偉大存在的錦澤巫師說這話，令他們士氣大振。其中，一眾男村民更是興奮，不單因為他們身為獵人，更因為他們有機會使用蠱這強大的能力。

全村只有兩人是以自身能力戰鬥。一是夜尋幽，二是藍沖。夜尋幽是因為見識過蠱蟲的可怕，不願使用。藍沖則出於對自己的自信，和班老村第一獵人的驕傲。

這十多天，其他村民都在熟習蠱的用法，還有佈置陷阱。女村民因為原本就有蠱，操控上自然比男村民來得熟練，所以她們更致力於陷阱的佈置。

而藍沖和夜尋幽則每天在森林中鍛練，不論射箭還是博擊，夜尋幽都比以前更努力更專注，令他的實力進步得很明顯。

終於來到戰爭在即的一刻。

「待天入黑，就是戰爭的時刻。小幽，謹記緊跟著我。還有，不要死。」藍沖道。

「藍叔，我只能盡力。」夜尋幽苦笑道。他不願參與戰爭，只是因為藍結依一家、因為班老村，而使他不得已要挺身迎戰。

藍沖又叮囑藍結依和藍蔚宜不要勉強。

一名村民走進來，報告道：「錦澤巫師，敵人即將進我村範圍。」

錦澤巫師眼現精芒，高呼道：「各位村民，準備戰鬥！我們要狠狠打敗他們，教他們知道侵襲我們的後果！」

村民紛紛應道，便去到自己負責的崗位。

夜尋幽和藍沖也走到他們的崗位，負責以箭削弱敵軍。

夜尋幽在等待敵軍出現的時間，身體一直在顫抖，感覺卻不像是在害怕，可又說不上來這是出於甚麼。

終於，敵人的先鋒部隊來到。

敵明我暗。

一聲發箭令下，數百支箭同時射下。

敵人此時先知遭遇埋伏，他們一直想著自己處於主導的地位，遭此突變，頓時驚慌失措，更觸及不少陷阱，令他們的形勢更險惡。

他們知道有敵人，卻全然找不到敵人的蹤影。他們雖身穿鎧甲，但單方面承受攻擊，死傷數字也上升得很快。

夜尋幽眼見敵人漸漸受箭倒下，其中也有中自己的箭而倒，心裡不禁有點奇怪的感覺。這就是殺人的感覺？沒有他想像中可怕，卻也不值得享受。

同時也體會到生命的脆弱，生命無價，可是一條乃至百條千條的生命，在戰爭中，算得了甚麼？

他雖然腦海一直在思考，但手下卻沒有慢下來，一箭又一箭的射個不停，命中率也很高。雖然他習射不久，但佩合他的天分和過人的專注力，此時的他已是個射箭好手。

其他的村民更是不手軟，乘著這優勢忙把蠱蟲放出去。敵人受箭矢攻擊已是手足無措，看見蠱蟲更是絕望，幾乎被蠱蟲爬到身上，便馬上倒下。

敵人轉眼間已出現數千傷亡，可是後來的大軍也得到消息，使用著木板等來抵擋。箭造成的傷亡頓然減少，只好靠著蠱蟲來殺死敵人。

可是，敵人也終於使用蠱蟲，雖然他們的蠱蟲很弱，而且不能遠距離使用，可是數量一多，也能把班老村一方的蠱蟲殺死。

敵人也憑著來箭的方向，推測到夜尋幽等人的位置，紛紛以箭回擊。

可是，班老村的村民處在制高點，敵人難以擊殺他們，但偶爾還是有幾箭能射中村民。

雖然現在還是單方面的殺戮，但如此僵持下去，敵人終會闖進村。

於是，班老村投入一眾男村民作近身廝殺。近五千蠱蟲也同時投入，企圖一次決勝負。

班老村此番投入，把強弱懸殊變得更明顯。

班老村一眾男村民本都是頗優秀的獵人，而敵人的士兵卻包含男女，戰力很參差。

加上，蠱蟲實力相差太遠，令情勢一面倒，班老村的戰士都不用擔心蠱蟲，而敵人卻深深感受到蠱蟲的恐怖。

尤其是那十條蛇蠱，所到之處就有人倒下，而牠們幾乎未曾停下過。

太多的優勢加起來，使班老村的戰士戰鬥得很輕鬆。夜尋幽每次幾個起落就把敵人擊殺，這有賴於他旁邊就是藍沖，而且他自己就是藍沖這個強者訓練出來的。

偶然也有幾個較強的對手，使夜尋幽也遭逢危險，身上都被劃了幾個傷口，幸好藍沖都能及時助他。

藍沖在這場戰爭中，可謂所向披靡，全賴他在夜尋幽旁邊，夜尋幽才不致戰死。在敵人而言，他是鬼神，在同伴而言，他是最可靠的戰神。

隨著時間的過去，夜尋幽遭遇危險的情況反而變少了，一是因為敵人的戰意不斷下降，二是因為夜尋幽竟然不停在進步。

長時間處於緊張狀態，一直面對死亡的威脅，令他更專注，只有更專注才能活命。就因為這種心態，敵人帶來威脅的每一刀，同時也逼使他進步。

初時戰爭的濃烈血腥味，此時也彷彿沒有那麼濃烈了。

一直殺到第二天的早上，雙方才退下休息。

直至此時，敵人已死傷了近三萬人，蠱更是差不多死光了。而班老村，只是死了七百多人，損失的蠱只有很少一部分。

第六章 戰後

第六章 戰後

班老村一眾戰士退到戰場外，每個都累得倒下，連夜尋幽和藍沖也不例外。

「哈，真痛快，情況根本是一面倒。」

「但是操控蠱蟲真累，整個人都像虛脫了。」

「打獵一個月加起來，也沒有這麼累。」

「他們也應該知難而退，不會再打了吧？」

一眾戰士躺在地上聊天。

夜尋幽卻覺得很痛苦，明明沒仇沒怨，卻要一直彼此廝殺著。

他身上都被血染紅了，敵人的血。

剛才他殺敵時，看著敵人的血混混沌沌的濺出，他的心也彷彿在滴血。他根本不想殺他們，只是別人要殺自己，自己就別無選擇。

他本來就不喜歡戰爭，現在更是痛深惡絕。他只希望大家都能和平的相處，一起玩一起聊天。他現在最希望的，是敵方不要再進攻了。

可是，他失望了。

數小時後，戰鼓響起，意味著戰爭又再開始。

此時，太陽已高掛，每個人的樣子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只見敵方戰士的表情都充滿著絕望，可是他們選擇戰鬥，夜尋幽他們也只能被逼應戰。

殺人很痛苦，殺喪失戰意的人更痛苦，可是不殺，就等於殺死自己想守護的人。

夜尋幽一邊戰鬥，一邊想：「為甚麼？為甚麼你們明明已經絕望了，還要戰鬥？到底是甚麼驅使你們！」

慘烈的戰鬥。

終於，經過不斷的廝殺，戰士一個接一個的倒下血流成河。

當月亮已高掛不知多久時，這場戰爭終於宣告結束。

敵方戰至最後一兵一卒，他們不願意退，寧死不退。

敵方全軍覆沒，班老村只死了一千多人，如此大勝，本應值得慶賀，但班老村的戰士都高興不起來。一將功成萬骨枯。

他們甚至話都說不出來，默默的扶起重傷的同伴，往村子的方向走去。

夜尋幽此時只感覺自己是個滿手鮮血的殺人犯。他默默隨著大隊回去，突然看到地上有個敵方的戰士在微微動著，一個失去左手的戰士。

夜尋幽發現此人只是苟延殘喘，他一陣心酸。走到那人旁邊蹲下，沉聲道：「你有甚麼心願嗎？」

那人看了眼夜尋幽，勉強道：「我是敵人，你肯幫我？」夜尋幽道：「我也不想殺人，只是你們要殺我，我才還手。」

那人慘笑兩聲，道：「我叫林安，請你到我的村子，告訴一個叫趙欣的女孩，我愛她，可是我很抱歉，我不能再保護她了。」他流下眼淚，眼淚和血跡混和在一起，使夜尋幽也為他而哀傷。

他接著又告訴了夜尋幽如何到他的村子。夜尋幽道：「你放心，我會替你完成。」

接著又忍不住問：「為甚麼你們明明已經沒有希望了，還要繼續戰鬥？」

那人嘆聲道：「就是因為我們戰鬥才有一絲希望。不然，我們只能迎接絕望。錦澤那老傢伙，我作鬼也不會放過他！我只恨我無力殺他...」他說完就斷氣了。

夜尋幽怎想都想不明白，錦澤巫師究竟做了甚麼，令其他村落的人這麼恨他？自己會否在助紂為虐？

回到村子，錦澤巫師聚集起村民，高聲道：「這次戰爭，我村戰死了一千多個村民，我深感悲痛。可是，他們不是白白犧牲，他們是為了守護村子、守護家人而戰死！我們不要傷心，我們應引以他們為傲！」

「好了，大家也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過一些日子我們再舉辦慶典。」

可是，大部分人仍留在當場，一片淚海。眼淚為親朋、為愛人而紛紛流下。

誰在這種環境，也不會高興得起來。

戰爭實在太令人悲傷。悲傷得讓人不想清醒，於是大家都沉醉在這哀傷的氣氛，久久不散。

這天，大家都收拾悲傷的心情，努力使臉上露出笑容，因為今天是慶典。

夜尋幽走到藍結依家，打算與他們一家一起共赴慶典。

打開門的是藍結依，這天的她使夜尋幽眼前一亮。只見她今天不如平日般穿著獸皮衣服，而是穿著一身色彩鮮艷，衣服上以各種幾何圖形佈局，在不同的幾何圖形中，繡上各種花紋，繁複華麗，繡工精細，偏偏又渾然天成。

她挽高髻於頂，別上銀針、銀簪及插上銀梳等飾物，耳戴實心銀耳環，白皙的手腳又戴一個又一個的手鐲。這華麗的民族風格，把清麗脫俗的她襯托得更嬌艷，更讓人難以忘懷。

夜尋幽心道：「假若能一輩子看著她，該多好。」口中笑道：「妳今天真美。」

藍結依嫣然一笑，道：「這是我族的傳統服飾，但父親說我們既然在班老村，就不必太在意我們是甚麼部族。今天也是因為慶典，我才穿上它。」

藍沖和藍尉宜此時也出來，同樣一身充滿民族風格的衣服，使兩人看上去也截然不同。

其實今天，不只藍結依一家，大多村民都穿得與平常不同。今天的班老村，似乎特別高興特別熱鬧。

在慶典的會場，其實也沒有甚麼佈置，只是大家聚集在村子的中心，中間起著一個大火堆，旁邊燒烤著獵物，又有一堆食物、酒水等。然後大家圍在那裡，一起唱歌，跳舞。

夜尋幽看著大家在高聲唱歌，聽著聽著也聽熟了，就跟著一起唱。一時歌聲充斥，音韻輕柔飄逸，身在當場感覺很是愜意。

一邊唱歌，又一邊唱一口酒，吃一口肉。夜尋幽享受這種氣氛。

藍結依道：「尋幽，我們跳舞吧。」夜尋幽笑道：「妳教我？」藍結依笑著點頭。

他們二人也融入是那跳舞的大圈子裡。這裡跳的舞很簡單，就只有幾個動作，夜尋幽很輕易就學會了。

可是，隨著歌聲一大群人起舞，而舞伴又是藍結依，真教他高興。夜尋幽很喜歡這種感覺，只盼一生也能如此。

他看著笑意盈盈的藍結依，她被火光照得橙紅的臉，真美。夜尋幽心中一動：「古人常用花稱讚女子，但花又如何能形容到結依的美。」油然笑道：「我真喜歡妳，結依。」藍結依的臉彷彿變得更紅。她笑道：「我也喜歡你，尋幽。」二人隨著心意的表白，臉上似乎笑得更高興了。

慶典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完結，夜尋幽藍結依二人也一直聊天到早上，情話綿綿。

慶典結束，村民一散而空。

這天下午，夜尋幽到藍結依的家找藍結依。

「結依，要陪我去打獵嗎？」夜尋幽笑道。

「好啊，上次跟父親去打獵也好久了。」藍結依嫣然笑道。

於是，兩人出發到森林。

夜尋幽道：「妳父親有教過你射箭嗎？」藍結依點頭道：「他以前說教我，但我不想學。」夜尋幽笑道：「我教妳，妳學不學？」

藍結依嫣然道：「那麼你要教會我才行。」

夜尋幽道指著一棵樹道：「首先，我們以那棵樹為目標。」接著把藍沖教自己的都教給藍結依。

藍結依依法而為，可是卻怎射都射不準。

夜尋幽道：「也沒甚麼問題，只是妳力量不夠，把弓弦拉開後，卻沒有保持穩定，遲些換把弓就可以了。」說罷就走到藍結依身後，把手放在藍結依的手上。夜尋幽笑道：「現在，就我先幫妳吧。」

於是，借助夜尋幽的力量，藍結依也能射中作為目標的樹了。

藍結依喜形於色道：「射中了。」夜尋幽笑道：「紀念妳射中的第一箭，我們到樹上刻些東西吧。」

二人走到樹前，藍結依把隨身的小刀拿出，問：「刻甚麼？」

夜尋幽道：「藍結依出師於夜尋幽，如何？」

藍結依笑道：「就這樣吧。」

於是在樹上刻下這九個大字。

夜尋幽笑道：「不知這這出師樹會不會被其他人看到？」

藍結依道：「讓其他人都知道你教會了一個好徒弟，不好嗎？」

夜尋幽微微一笑，道：「我們打獵吧。」

接著二人又打了幾隻兔子，言笑晏晏的打算離開。

此時，正有一隻淺灰色的狼，從右邊一步一步的向他們步近。

看牠的樣子，像是餓了很久。不然，以狼的習性很少會單獨襲擊人類。

夜尋幽心下一驚，暗忖藍結依就在自己身旁，不能逃，只有一戰。

夜尋幽道：「妳躲在我身後。」藍結依看了他一眼，便依言站在他身後。

灰狼在二人面前停下，瞪視著二人，似在欣賞自己的食物。

灰狼又繞著二人慢慢轉了半個圈，夜尋幽也因應其轉圈而移動身子，把正面面對灰狼。然後，便陷入敵不動我不動的境況中。

突然，藍結依「啊」的一聲，打破了困局。

原來她身後竟又有一隻灰狼，來勢洶洶。

眼看身後的這一隻灰狼張口撲往藍結依，夜尋幽旋即轉身，曲起左手臂伸出，灰狼狠狠咬著他的前臂，吊在半空。

夜尋幽手臂一痛，馬上用蒙古刀在牠腹部劃出一道頗深的傷口。灰狼吃痛，隨即鬆口跌在地上。

夜尋幽沒有放鬆，因為另一隻的灰狼已然撲至面前，夜尋幽把刀一揮，斬進牠口中，劈得這隻灰狼的頭一分為二。

夜尋幽又把蒙古刀一刀插進倒在地上的那隻灰狼，牠頓時殞命。夜尋幽之所以殺牠，是因為牠雖已重傷，卻仍想反撲，他怕藍結依會有危險。

夜尋幽嘆氣道：「唉，弱肉強食，你們想吃我們，卻被我殺了，也怪不得我。我只能把你們埋葬好。」

藍結依忙道：「也不用把牠們埋了，反正會有其他野獸把牠們吃掉。何況，你受傷了，先治傷吧。」

夜尋幽略一沉吟，想起道家的一句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便微笑道：「我太執著了，在自然界的法則中，一隻動物的死自然延續另一隻動物的生命，我又何必要把牠們埋掉。我們走吧。」

藍結依也不知道甚麼是「自然界的法則」，只是聽見夜尋幽肯走，頓時舒了一口氣。

夜尋幽的傷口不算很深，藍結依以草藥敷上，再以布條替他包扎好，二人相視而笑。

藍結依笑道：「謝謝你救了我。」

夜尋幽笑道：「我不想看見妳被咬而救妳，是出於我的意願，妳又為甚麼謝謝我？」

藍結依嬌羞一笑，神態動人之極。她默默抱著夜尋幽。夜尋幽怦然心動，也抱著藍結依，心跳卻愈來愈急，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抱母親以外的女性。

夜尋幽抱著懷中嬌小柔軟的藍結依，心道：「原來女人的身子竟可以這麼柔軟，氣味可以這麼香。」又轉念：「不知道她又怎麼想？她會不會聽到我的心跳？」夜尋幽心中思緒萬千時，藍結依也是思潮起伏。

藍結依當然也是首次抱父親以外的異性，而這一抱，更在她心中有著特別的意義。對她而言，這一抱就是把一顆芳心交予夜尋幽，從此矢志不渝。

她下定決心抱著夜尋幽，心跳得比剛才受灰狼襲擊時還快，當感受到夜尋幽抱還她，她心中自然喜悅無限，但想到眼前這個給予自己濃烈安全感的男子就是自己將來的丈夫，臉上就泛起一片紅暈。

當然，這一切夜尋幽都不知情。

藍結依低聲問道：「你以後都會好好保護我、待我好嗎？」

夜尋幽柔聲道：「當然，我答應妳，永遠不會欺負妳，只好好愛護妳。」藍結依聽到後，沒有說話，但臉上更紅更熱了。

良久，二人才分開。夜尋幽看著臉上尚紅的藍結依，心中又是一動。他低頭一吻，吻在藍結依柔軟紅潤的櫻唇上，使藍結依的臉更火紅，頭也垂得低低的。

夜尋幽吻完也感到害羞，赧然道：「妳太可愛了，我...一時禁不住便...對不起。」藍結依仍然垂著頭，並搖搖頭道：「你怎麼道歉了？」夜尋幽看著眼前的藍結依，他實在沒有自信把持住自己，哈哈笑道：「那麼，我先走了。」藍結依仍低著頭道：「嗯。」

夜尋幽便離開了，藍結依這時才抬頭，脈脈看著夜尋幽的背影漸漸遠去。

第七章 韓信

第七章 韓信

又過了一段日子，夜尋幽見傷口早已痊癒，便打算到林安的村子，為他完成遺願。

他先到藍結依的家，把事情告訴藍結依一家。

藍沖道：「他雖然是敵人，但男人答應了別人，就應該實踐自己的諾言。這也算得上一個磨練，小幽你自己小心吧。」

夜尋幽不僅尊敬藍沖，更把藍沖當成親愛的長輩，聽到藍沖的叮囑，自是諾諾連聲。

藍結依則握著夜尋幽的手，一臉擔心道：「你千萬要小心，雖說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可是也難保他們一怒之下對你出手。」夜尋幽微微一笑，柔聲道：「放心，山人自有妙計。何況，我怎麼捨得不回來。」二人對視而笑，渾忘了藍沖和藍蔚宜就在身旁。

直至夜尋幽發覺，才尷尬道：「我還要去找錦澤巫師，沖叔、蔚宜姨、結依，你們保重了。」三人與他道別。

到達錦澤巫師家，夜尋幽把事情告訴錦澤巫師，錦澤巫師一口答應，笑道：「那麼，回來後你可要做雙倍的工作。」夜尋幽看見錦澤巫師如此簡單便答應，也欣然答應，反正每天鎮魂兩百次和四百次，也沒有甚麼分別。

夜尋幽只帶了一些必備的武器用具和乾糧便出發了。

他依照著林安所說的方向和道路，花了五天便到達林方的村子。

他知道已到達，是因為有兩條柱子，有著圖騰的兩條柱子。兩條柱子上有兩著用木雕成的兩隻鷹，鷹的眼神栩栩如生，使人感覺它們有著生命。

這兩條柱子正是林方所說，起著辨認村子入口的作用。

夜尋幽高呼一聲：「有人嗎？」傳來一陣鳥兒拍翼的聲音。

過了好一會，才有兩個年青男子走出來。

左邊的男子問：「你是誰，來我們皇鷹村幹甚麼？」

夜尋幽道：「我是一個獵人，有天打獵，看見一群死屍在地下，嚇得我半死。其中有一個死了一半，他說他叫林安，托我來對一個叫趙欣的女子說些話。」

兩個年青男子聞言臉色一變，互相對視一眼，右邊的男子道：「一群死屍？有...有多少人？」

夜尋幽道：「男男女女加起來，有四五萬人吧。」

二人臉色變得更難看，左邊的男子呢喃道：「敗了，都死了，怎麼辦?怎麼辦?」

右邊的男子道：「早就說不要攻打班老村，為甚麼要打!這下子我們死得更快了。」

左邊的男子道：「不打我們還不是要死!唉，現在說這些又有甚麼用!」又對夜尋幽說：「你隨我們來，我們帶你去見趙欣吧。」

夜尋幽隨著二人走，走的路都盡往一些隱秘的地方鑽，若沒有人帶領恐怕找十天也難以進村。同時，夜尋幽為了以防萬一，在心中默默記著這進村的路線。

直到再見到其他村民，夜尋幽才知道終於進到村子了。兩個男子把剛才夜尋幽說的說出來，其他村民聽到每人都臉色慘白。

「快叫村長和其他村民過來。」

轉瞬間，一眾村民便聚集到這裡，大部分都是老弱婦孺，人數看似比班老村的人更少。

夜尋幽先高聲道：「哪一個叫趙欣?」人群中就走出一個年青女子。夜尋幽道：「你就是趙欣?」女子點頭。

夜尋幽油然道：「林安死前托我告訴你，他愛你，但請原諒他不能再保護妳。」

趙欣聽到，眼淚決堤而出，跪地掩面，嚎啕大哭。這場面令夜尋幽心中湧現一點內疚感。

此時有一個村民高聲問：「那麼其他人怎樣了?」

夜尋幽又把之前說的話多說一遍，所有的村民臉上都露出慘然之色。

滿頭白髮的村長悲戚道：「唉，罷了罷了，天要亡我皇鷹村，我們又能怎麼樣!」村民聞言也是一臉絕望。

夜尋幽亦聽得心中一揪，問：「你們不能逃走嗎?」村長道：「逃?怎麼逃?我們生於斯長於斯，莫說我們不知如何逃，知道也不能逃，這裡是我們的根!」

夜尋幽像被淋了一盆冷水，他來這村子也抱著能尋到回到城市的道路的希望，可是現在失望了。可是對比起皇鷹村眾人臉上的悽悲，他的失望只是小事。

他不禁呢喃道：「錦澤巫師究竟做了甚麼，使你們這麼痛苦?」

在他身旁的村長聽到，臉色一變，怒喝道：「你怎麼知道錦澤，你是誰!」

夜尋幽暗呼糟糕，忙道：「我聽林安說的。」村長依舊盛怒道：「不可能!我們從不叫他巫師，他不是巫師，是惡鬼。」

夜尋幽心想：「早知道謊話會有被拆穿的一天，但怎麼想得到被拆穿得如此之快。但是如果我一開始就照實說，結果還不是一樣。唉，人生真無奈。」

夜尋幽只好道：「我沒有惡意的，我一心只是來完成林安的遺願。」村長呼喝道：「不要狡辯了，把他捉住！」

接著便有幾個男子走來，想把他捉住。

夜尋幽下意識把手放在蒙古刀的刀柄處，眼看便要拔出來大開殺戒，卻隨即轉念：「我能殺得多少人，十人？一百人？就算我能把他們統統殺光，我又如何能狠下心去殺？唉，既然逃不了，又何必多殺生？」然後他把兩手垂下，束手就擒。

其中一個男子問：「村長，要殺了他嗎？」村長尚在思考當中，就有一女聲叫道：「不要殺他！」正是趙欣。

眾人看向她，她又道：「他不像是錦澤那邊的人，否則他又怎會知道林安的事，他又怎麼會獨自來這裡？」

一個村民道：「難保不是錦澤那老傢伙的陰謀。」一言既出，又有數人高聲贊同。

眾人都看向村長，村長似是還在思考，終於他道：「先把他綁起來，再作處置吧。」夜尋幽聽到終於舒了一口氣，雖然未脫危機，但能活長半日也總是好的。

然後，眾人用繩子綁住他的身體，又再用繩子把他雙手綁在後方，然後吊在一棵樹上。

開始時，他在半空盪來盪去，感覺還挺有趣的。可是時間久了，他只感覺難受得想吐。

而且，他想小便了。他上次小便是中午，被吊時是下午，現在已是晚上了。

他高呼道：「喂，我要小便！」

隨即跑來一個男子，把一顆小石頭丟他，丟中了他的肚子，道：「大晚上村民要睡的，不要吵，要尿就在上面尿。」說完便跑走了。

夜尋幽不禁氣急敗壞，怒道：「要讓我就這麼尿，不如叫我死？」卻又轉念道：「不，還是不死較好。昔日韓信能忍胯下之辱，難道我不能忍胯下之急嗎？我忍，我怎也要忍！」

忍著忍著，真的被他忍到睡著了，睡著了就不急了，直到天亮才又急醒。

這次的尿比昨晚還要急，他忍得眼睛都像要噴出水來，然後竟真的噴出水來。倒不是真的噴，他是流淚了。他想著身體其他地方流些液體，就可稍稍舒緩下面的急，起碼也能分散一下注意力。

然後，他便想一些傷心的事，卻又沒甚麼傷心得令自己流淚。便又幻想著自己的朋友家人一個個死去，仍是流不出淚來。

他想到原來自己是這麼寡情薄倖，才忍不住流下淚來。誰知當他流下眼淚後，便發現自己也不是這麼寡情薄倖，便又開心起來，哈哈的笑了起來。

一開心起來，他的淚又停下來了，他便又意識到自己的急了，又再忍得眼睛圓睜。誰若看到他一連串的怪異表情，定會以為他瘋了。

然後，他又一直忍了近兩小時。

夜尋幽嘆道：「唉，我終究要敗給韓信了。」

這時，卻聽到一把女聲道：「你很急吧，真虧你能忍這麼久，我現在放你下來。」正是趙欣。

夜尋幽聞言看著趙欣，眼中充滿感激之情。終於，趙欣把他緩緩放下來，腳還離地六寸左右。夜尋幽急道：「快，快替我解開繩子。」

趙欣道：「不，我不能把你解開，把你放下來我也是瞞著其他人的。」

夜尋幽一呆，道：「那麼我怎麼小便？」

趙欣道：「我幫你。」

夜尋幽驚訝之情表露無遺，結巴道：「幫...幫我?怎麼...幫?」

趙欣便直接在面前把夜尋幽的褲子脫掉，走在一旁說：「你尿吧。」

夜尋幽聽到人生中唯一令他如受雷殛的三個字，「你尿吧」。

夜尋幽羞愧得面紅耳赤，卻還想保留自己最後的一點尊嚴，低聲道：「妳能走到我後邊嗎？」趙欣便走到他的後方。

夜尋幽便想著終於能小便了，可是那使他急得要命的尿，卻怎都出不來。可是，他又怎能說出口自己尿不出。

終於，他又道：「妳...可以走遠一點，起碼不要讓我知道妳在這裡嗎？」趙欣略一思量，便答了一聲可以，然後走遠了。

夜尋幽回頭確認，發現她終於不在了。

放心下來，尿便如泉湧。本來人便意急極之時，一排而出是有種極暢快的感覺的。可是，對夜尋幽而言，這在他人生中便意最強烈的一泡尿，是他人生中最不暢快的一次體驗。

他輕輕握著拳頭，安慰著自己：「忍得好，忍得好，知恥近乎勇，你是勇者。以後還有甚麼事能令你尷尬，又有甚麼事你克服不來？」他心情漸漸變好，打了個激靈，便高呼趙欣的名字。

但是，卻沒有回應。他回頭看，也不見。他不禁一驚，難道自己要露著下半身吊在這裡任人觀賞？

他又高呼數遍趙欣，終於她從身後慢慢走來，夜尋幽才舒一口氣，不用被逼做露體狂的感覺真好。

趙欣替他穿回褲子，又把他吊上去，然後說一聲再見便走了。

夜尋幽看著她的背影，心想她怎樣也能算得上自己的恩人，可是這一尿之恩又該怎麼報答好？

他想著想著，肚子便咕咕的叫起來。

夜幽尋嘆道：「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她剛剛走，看來不會這麼快回來。唯有餓肚子了。」

第八章 尋覓

第八章 尋覓

自夜尋幽感到肚餓時，已過了數小時。正值中午，此時的天氣雖然不熱，但持續被陽光直射也很令人難受，何況他已一天沒有喝過水了。

夜尋幽苦笑道：「哈，替人完成遺願，卻弄至如斯田地，也不知有沒有人肯替我完成遺願。我現在的遺願就是吃香喝辣，可是既然能吃香喝辣，我就不會死了。哈哈。其實，我現在的滋味應該也沒多少人試過，那我也算得上幸運吧。」

他自言自語的期間，樹下卻來了個吃著果實的小孩，小孩嚼著果實瞪看著夜尋幽。夜尋幽也發現到他，於是也瞪著他。

小孩一副不屑的表情，道：「自言自語，該說你奇怪還是可憐？」

夜尋幽道：「臭屁孩，該說你是臭還是你根本就是屁？」

那小孩竟然罵了句髒話，再把手中的果實丟向夜尋幽。夜尋幽頭一側，張口便咬住那果實，心中正得意時，突然靈機一動。

於是把果實咀嚼一番吞下，再說：「臭屁孩就是臭屁孩，丟果實也丟不痛人。」

小孩氣沖沖的把手中剩餘的果實一顆又一顆丟向夜尋幽，丟了六顆，倒有一半進了夜尋幽的肚裡。可是，三顆小果實又怎能填飽夜尋幽，吃了幾顆微酸的果實，反而好像更餓了。

而小孩看見沒有果實了，便拾起地上的石頭，向夜尋幽丟去。

夜尋幽躲得過丟向頭部的石頭，卻閃不過丟向身上的石頭。雖說不會造成甚麼重傷，可是會痛，而且令他很是不愉快。

他義正嚴辭的高喝道：「你就沒有罪嗎？不然你為甚麼拿石頭打我！」小孩卻把石頭丟得更用力了。

夜尋幽心道：「唉，我為何要信大鬍子說話，這句話真沒有用，分明是聳恿別人以石頭殺人。」

一直到小孩丟得沒有力，獨自離去，夜尋幽才能鬆一口氣。

又過了一會，一群十多人的人群到來。

一個中年人摸著剛才丟石頭的小孩的頭，道：「聽小屁說，剛才他向你丟石頭，真是抱歉了。你也餓了吧，我們為你準備了食物。」

夜尋幽心中一喜，心道：「這條村的人原來也不是不講理的。」

那中年人道：「可是我們不能把你放下來，唯有在這裡把食物丟給你吃。」

夜尋幽聞言，心中狠狠道：「該死的大鬍子！」又轉念道：「唉，也不該怪大鬍子，該怪我不經思索，相信真有他的存在。」

中年人道：「我們丟了，你小心。」

他又轉過身，說了一句：「別太大力，打死了他。」才徑自離去。

一個又一個果實都丟在夜尋幽的身上，使他想起電影的一幕，一個人被別人用錢丟，然後還說「丟我吧，丟我吧」的一幕。

夜尋幽心中也在默唸著：「丟我吧，丟我吧。」可是，果實雖然不停地丟在他的身上，卻始終不到他的口中。

他便把丟到腳的果實，輕輕一挑，挑得高過頭部，再張開口等待果實掉進口中。夜尋幽心中得意，暗道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

突然，一個圓形物體狠狠丟在夜尋幽的左臉頰上，他的頭一側，正在落下的果實都打在夜尋幽的臉上。

夜尋幽忿然道：「大家都丟著小果實，你突然丟蘋果，你懂不懂規矩！」

可是並沒有人理他。

他又道：「夠膽就再來一次！」

果然那蘋果又從左下方丟來，向著他的左臉頰砸去，夜尋幽瞪看著這蘋果，以下顎把它御力，再把它撞得向下，再以膝蓋把它撞起來，張口便咬。夜尋幽也不顧其他小果實，只專注著咀嚼這果實，原來它不是蘋果，只是形貌像蘋果。

微帶酸澀，沒有蘋果的清爽，但口感不差。

他很快便把這果實吃完，再把核吐向臭屁孩，這果實就是臭屁孩丟來的。

臭屁孩沒有留意，就被核砸中，雖然不痛，可是令他很不甘心，又再把果實一個又一個丟向夜尋幽。

眾人一直丟了半個多小時，夜尋幽在其間學乖了，變得愈來愈容易吃到果實，也不再受到那些特別痛的攻擊，所以村民才生厭了，終於罷手離去。夜尋幽吃飽了，卻弄得全身都是瘀傷。

這比起「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這詩句，更使他明白到食物的可貴。

他苦笑道：「要吃飽可真難。吃飽了，現在又該幹甚麼？」他想不到辦法離開，唯有想想藍結依、想想藍沖教他的事來消磨時間。

然後接下來的兩天，他也是這樣吊在半空，趙欣等人也會到來替他解決便意和餓意。雖然這樣半天吊不能算得上舒服，可是夜尋幽也習慣了，也不當是一回事。

有時候感到苦悶的時候，又擺動著身子，享受盪鞦韆的滋味，日子也算得上自得其樂。

這晚上，又有一群村民到來。

夜尋幽看見他們，便笑道：「你們怎麼來得這麼晚，餓壞我了！」

為首的中年人道：「放他下來。」夜尋幽聞言一喜，笑道：「哈哈，我終於能腳踏實地做人了。」

可是，村民雖然把他放下來，卻沒有替他鬆綁。

夜尋幽對於終於再能腳踏實地這件事感到很高興，只興奮道：「快解開繩子啊！」他看向村民，才發現他們的表情都很凝重。

夜尋幽哈哈笑道：「怎麼這種樣子，不能再丟我很失落嗎？」

突然，其中一個村民揚手打了他一巴掌，道：「住口！」

夜尋幽突然被打了一巴掌，微感愕然。然後又笑道：「我不住口又怎麼樣？」

村民道：「殺了你。」又有另一個村民道：「他也活不了多久，就讓他多說說吧。」

夜尋幽轉頭呆瞪著他，心想：「瘋了嗎？吊了我這麼久，還要殺我？」又轉念：「唉，反正我早幾天就應該死了，也多得趙欣我才多活幾天，不無小補。何況，未到那一刻我總有機會活下來。」

於是他又笑道：「死又有甚麼可怕，吊在樹上早就悶死我了！」

有些村民見他在這種處境仍能說笑，也不禁有點佩服他。至於更大部分的村民，仍然無視他說話。

夜尋幽眼見他們真的不打自己了，更是一直開口扯東扯西的說個不停，但心裡卻暗叫糟糕，看來他們是下定決心殺自己了。

他又假裝摔倒，可是其他村民也只是趕著他繼續走。

終於走到村民聚集的地方，他們圍在一個一個人高的樓台旁，樓台旁邊有一個正在用木柴燃燒的大罈子。

夜尋幽旁邊的幾個男子合力把他的腳也綁住了，然後把他押上樓台，走至罈子前才停下。

夜尋幽看著直冒煙的罈子，不禁咽了口涎沫。

村長此時朗聲道：「此人乃錦澤那方的人，錦澤現在變本加厲的對我們趕盡殺絕，趕狗入窮巷，好歹也要反撲他一口。此人，我們不但要殺他，我們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一眾村民紛紛高聲和應，但仍有一少部分的人禁不住皺眉。

夜尋幽更是聽得頭皮發麻。他想過被一刀殺了，被石頭丟死，卻沒有想過自己會被吃。

夜尋幽忿然道：「瘋了嗎？你們是人，不是畜牲！」

村長怒瞪著夜尋幽道：「我們一直想做人，錦澤那惡鬼就把我們當畜牲，現在我們做畜牲，你竟然反說我們是人！哈，真可笑，真是可笑！」然後村長便笑得眼淚也出來了，他雖在笑，卻笑得比哭還難看，比哭還悲哀。

夜尋幽看著他，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

一直到村長笑完，村長又開口道：「我們不用熱水了，我們就這樣活生生的把他吃掉。」夜尋幽一聽到這句話，便馬上跳下樓台。

村民俱都臉色一變，是因為聽到要生生吃下一個人。隨即又感到安心，因為眾人也認為夜尋幽是自殺，暗暗慶倖不用生吃夜尋幽，畢竟這太殘忍太可怖了。

其實夜尋幽絲毫沒有自殺的念頭，只要有一線生機，他也絕不放棄。

他的頭和腳碰的一聲撞在罈子的邊緣，幸好他長得夠高，換著矮些的人可能就直接進水，一命嗚呼了。

這一撞，雖然痛，但沒有時間給他叫痛了。面前不斷冒出的熱氣使他心跳猛然加劇，他馬上轉動身子，直至摔落在地上，上衣還被旁邊的火燒焦了一點。

他馬上跳起，然後便是一把刀飛了過來，插在地上。一聲女聲道：「可惡，丟他不中。」正是趙欣。

他眼見丟刀子的是趙欣，隨即會意，把綁在身上的繩子往刀鋒一劃，繩子便脫落了。一來是因為這刀很鋒利，二來是因為他假裝跌倒時，偷偷撿起了塊小石頭，便一直暗地裡磨著繩子。缺少一項，他也不能如此輕鬆磨斷繩子。

他又雙腳跳起，踢跌罈子，內裡的熱水如雨點般灑向村民，遭殃的村民頓時亂成一團。

夜尋幽又趁這時候，用刀磨斷綁在腳上的繩子，再把燃燒著的木柴向四方踢去。霎時間，村民都左閃右避，驚慌失措。

夜尋幽一看到有機可乘，便往聚集最少村民的方向衝去。村民怎料到會有如此變卦，誰都沒有帶備武器，而夜尋幽則有一把刀。靠著它，只傷了幾個人，便衝出了人群。

村民都聚集在這裡，村子的出入口自然沒有守備，夜尋幽急衝向入口逃跑，幸好他進村時早記住路線，不然他只有被擒一路。

村民雖然比他熟悉這裡的路，但大部分都是老弱婦孺，而夜尋幽又跑得很快，竟沒一個人追得上他。這裡一拐那裡一轉，終被他逃出村子。

他雖逃出了村子，卻仍不敢放鬆，仍是繼續跑，盡量遠離皇鷹村。

夜尋幽邊跑邊想：「為甚麼他們突然要吃我？錦澤巫師又做了甚麼嗎？話說，這是第三次得趙欣相救了，也不知能怎樣報答她。唯有待回到班老村後，看看能不能幫幫她的村子吧。」

又跑了很久，夜尋幽終於累極，便走進森林，藉助草木的掩護，企圖竭息一會再趕路。

誰知他坐下不久，便聽到「沙沙」的聲音，顯然是有甚麼在移動，與草木磨擦形成的聲音。聲音愈來愈大，代表來的東西離他愈來愈近。

他暗忖：「他們竟然這麼快就追到來？但怎麼從這個方向，難道有捷徑？」

聽到聲音已到身旁，他不及猶疑，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他立時躍出，隱約看到只有一個人，便把刀如閃電般架在對方的頸項。

夜尋幽正想說話時，看清來人的樣子，失聲道：「孫表弟？」眼前的一個少年被嚇得臉色發白，正正是與他共赴貴州的孫覓然。

第九章 兄弟

=14px第九章 兄弟

=14px孫覓然驚訝道：「幽哥，你怎麼會在這裡？」

=14px夜尋幽苦笑道：「我才要問你。」

=14px孫覓然笑道：「你先放下刀子，我再慢慢說。」原來夜尋幽看見來人=14px竟是生死未卜，心中一直暗掛的表弟，又驚又喜，都忘記了把刀子放=14px下。

=14px夜尋幽搔著頭，笑著把刀子放下。他又笑道：「我們一邊走，一邊說=14px，這裡不宜久留。」他又把到皇鷹村發生的事一一告訴孫覓然。

=14px孫覓然一直聽得驚訝連連，待得夜尋幽說完後，他才道：「他們怎麼可能這麼做？他們很善良，一直都待我很好。」

夜尋幽道：「你也到過皇鷹村？」孫覓然搖頭道：「不是到過，我這幾個月一直在皇鷹村生活。」夜尋幽擺出一個願聞其詳的表情。

於是孫覓然道：「那天火車翻倒後，醒來我便發現自己在皇鷹村了。我一醒來便馬上想找你，可是我的腿骨折了，根本不能行動，只能拜托村民們找你。」

但是，根本沒有半點你的消息。幸好得村民每天都照顧我，直到最近我的腿終於好了。於是上星期便離村出來找你，卻一直沒有發現，今天正打算回村再說，豈知卻遇上你了。幽哥，再見到你真高興。」

夜尋幽不禁有點慚愧，自己一直沒有去找表弟，表弟卻一直記掛自己。他微微一笑，道：「我也真高興見回你。可是，現在你不能回皇鷹村了，隨我回班老村吧。」

孫覓然道：「班老村？你這些日子竟然在班老村？」

夜尋幽問：「有甚麼問題？」

孫覓然道：「村民平常雖然很和藹可親，可是每當提到班老村時總是咬牙切齒的。」

夜尋幽挑眉道：「我也不明白，為何他們這麼恨錦澤巫師？他人還不算壞，只是有時手段可怕些。」

孫覓然問：「那錦澤巫師到底是甚麼人？」

夜尋幽道：「他名義上是巫師，實質上是班老村的領導人物。」孫覓然道：「我看這錦澤巫師有點古怪。」夜尋幽點頭認同，道：「所以回去我要查探一下，看看能否幫幫皇鷹村及其他村的人。」孫覓然表示贊同。

孫覓然又道：「對了，剛才你那一刀揮得真快，嚇死我了！幾個月不見，你怎麼變得這麼厲害？」

夜尋幽想到若果不是經歷過那場令人悲痛的戰爭，自己那一刀也不能揮得這麼快，不禁心下黯然。他苦笑道：「那算不上甚麼，你練習一下也能辦到。」

孫覓然笑道：「那麼你有機會就教教我。」

二人又跑又走的趕往班老村，一路上雖看見不少動物，卻沒有皇鷹村村民追至。

他們也不敢生火煮食，因此只以孫覓然身上的乾糧充飢，一直逃到班老村，二人才安下心來。

夜尋幽笑道：「幸好我當時沒有自殺，所以說不放棄總有出路。待會進村，我先帶你見見錦澤巫師吧。」孫覓然點頭。

二人走到村中心，夜尋幽突然停下來。

孫覓然問：「怎麼了？」夜尋幽道：「有些奇怪，這個時候不會一個人也沒有。」

孫覓然也感覺奇怪，照理說一條村子在下午怎會沒有人出外。

夜尋幽道：「先到錦澤巫師那裡。」於是夜尋幽便帶領孫覓然穿過那大草原，到達錦澤巫師的家。

夜尋幽敲了幾下門，叫道：「錦澤巫師，我是夜尋幽，我回來了。」

門打開了，開門的竟然不是錦澤巫師，而是藍沖。

藍沖看見夜尋幽便喜道：「小幽你回來了。」然後他又看著孫覓然，問：「他是誰？」

夜尋幽笑道：「他是我的表弟，回來時碰巧遇回了他。不過為甚麼沖叔你在這裡？」

藍沖道：「是因為錦澤巫師說免得你找不到我們，所以留在這裡等你，於是我也留在這裡保護他。」

夜尋幽道：「發生了甚麼事？」

此時錦澤巫師走了出來，道：「我們邊走邊說。」

然後四人往墓穴所在的小山方向走去。

夜尋幽道：「村子的情況好像有點怪。」

藍沖黯難道：「小幽，恐怕又要戰鬥了，不是與外邊的敵人，而是跟班老村的村民。」

夜尋幽一驚，問：「又是戰爭？」藍沖點頭。孫覓然則聽得一頭霧水。

藍沖又道：「就在你離村不久，村中就突然出現異變。村中不停出現屍體，同時也發現有些村民不見了，所以很大可能這些屍體就是不見了的村民。可是，我們一直也找不到兇手。」

「早幾天，我進森林打獵時，發現一個羌族的村民用蠱殺害另一個村民，我忙把事情告訴錦澤巫師。但是卻發現得太遲了。」

「當天，以羌族的蕭正帶頭，起了一股反對錦澤巫師的勢力。現在，有七成的村民都站在他們那一邊，現在我們這一邊只佔三成。他們這一群忘恩負義的人，沒有錦澤巫師收留我們，又怎可以如此安居樂業。」

「雖然這次人數差距沒有上次戰爭般懸殊，但肯定會比上一次與其他村的戰爭來得更艱難。一來他們每人都有蠱蟲，二來我們大家一起生活了這久，大家也是好朋友，怎下得了手。唉！」

錦澤巫師道：「也怪我疏忽，慢藏誨盜，才釀成今日的禍。不過事已至此，就算他們一直是我們的兄弟姊妹，我們亦只能大義滅親。唉，他們何以要如此？」他又問：「對了，小幽你怎麼這麼遲才回來，又怎麼遇上你的表弟？」

夜尋幽一直聽得一顆心不斷往下，他又要被逼捲進戰爭。他能選擇逃，但他又怎能拋下藍結依一家逃？這根本就沒有選擇的餘地。

當聽到錦澤巫師問自己，才道：「也沒甚麼，我裝作獵人到皇鷹村，他們根本沒有懷疑。我把林安託我說的話說後，雖然他們很哀傷，但依然對我很熱情，我玩了幾天又碰巧遇到表弟，便帶著他回來而已。」

二人聽他這樣說，也沒有再問。反而孫竟然愈聽愈糊塗，夜尋幽就在他身旁，輕聲把一切的事情告訴他。

當孫竟然得知世上真有蠱蟲這東西，當然覺得驚訝，又聽得夜尋幽竟然曾參與戰爭，還殺了不少人，更使他震驚。

他認識的夜尋幽，向來連昆蟲也不會主動去殺死，是他所認識最善良的人。當然也難以排除他懶得去殺的可能。但是，他根本不可能去殺人。

孫竟然又想到自己假若身處夜尋幽的處境，自己也很可能跟夜尋幽一樣，根本就不能怪罪夜尋幽。法例不容許殺人，也只因為現在是和平的年代，換著身處以前的亂世，誰沒有殺過人？

班老村這裡就跟亂世沒有分別，怎會受現代的法例拘束。可是他跟夜尋幽是文明社會的人，不能殺人的理念早就根深蒂固，電影小說中的殺人橋段，始終只是故事。

殺人在現實發生，很難令人接受。

孫竟然雖然知道勸說沒有用，仍然忍不住道：「幽哥，不如你就此撒手不管吧。」

果然，夜尋幽搖頭道：「不可以，只為了他們救我一命，我就不可以不管。何況，我早把沖叔他們一家當作家人，家人有難，我怎能大難臨頭便各自飛？」

「孫表弟，你沒有受他們的恩惠，你就找方法離開吧，我未必能跟你一起走了，你回到去替我孝順我的爸爸媽媽好了，哈哈。」

孫竟然默然半晌，才道：「不，我們一起來就一起回去。你既然把沖叔他們一家當成家人，那麼他們也是我的家人，我也不能大難臨頭便各自飛，我們共同進退。」

夜尋幽聽得心下感動，本想勸說孫覓然兩句，但看見孫覓然堅決的眼神，說到口中的話便說不出來。他知道孫覓然有股倔強的脾氣，從小到大露出這個眼神時，脖子就變得鐵一般硬，誰也不能令他折服。

記得小時候，有次夜尋幽看電視，電視中有個人不吃東西只喝水活了一星期，他就說：「這怎麼可能！我吃少一頓飯也快餓死了。」孫覓然就說：「可能的，我聽爸爸說人可以只喝水活幾星期。」二人就不斷的爭拗。

最後，孫覓然露出堅決的眼神道：「我不吃東西，一星期後還沒有死，你就信了嗎？」夜尋幽道：「你沒死就信。」

由當天起，孫覓然就不吃東西，悄悄把食物都倒掉裝作吃了。到他的父母發現他不吃東西，已是三天後，因為他暈倒了。

在醫院，孫覓然的父母問他到底為甚麼不吃東西，才知道事情的始末，然後便又哭又鬧地叫孫覓然吃東西，可是孫覓然卻仍然不吃。他們不禁沒有辦法，只有叫夜尋幽一家到來，希望夜尋幽能說句相信。

夜尋幽父母聽到這件事竟是因兒子的一句話，忙叫他對孫覓然說相信。夜尋幽只是說一句：「還沒有到一星期。」

二人只能又鬧又打，把他的屁股與臉都打出血痕。此時的夜尋幽只是九歲，卻仍然不哼一聲，只是有時痛得眼淚不禁流下來，便隨手一抹，繼續看著孫覓然。

夜尋幽的媽媽怒得哭了，罵道：「你想害死表弟嗎？你看表弟這麼小，因為你一句話便不吃東西，你過意得去嗎！你再不認輸，我就不認你作兒子！」

夜尋幽只是說一句：「還沒有到一星期。」說完便又不作聲。

孫夜二人的父母，也被這兩個分別只有六歲和九歲的孩子弄得毫無辦法，看過人固執，卻沒有看過這麼固執的。

醫院的醫護人員看著這情境也別無他法，只有替孫覓然打點滴。醫院中很多病人得知有兩個這樣的小孩，有幾個已放棄了希望的病人，被二人的固執所感動，便又重燃求生意志。

雖然孫覓然的父母在旁看照著他，可是他一有機會便把點滴拔出來，令二人很是苦惱。而且，由當天起，夜尋幽也不再吃東西，每天坐在孫覓然身旁，然後他也加入了打點滴的行列，可是他同樣做著跟孫覓然一樣的行為。

兩個小孩的父母雖然又傷心又苦惱，卻沒有辦法。

終於，過了一星期。

夜尋幽一睡醒便忙去推孫覓然，他見孫覓然動一動，張開雙眼看著自己。

夜尋幽哈哈笑道：「你沒死，你沒死，我信了，你贏了！」

孫覓然也跟著他一起笑。

然後二人才肯吃東西，二人的父母才終於能放下心來，卻又擔心他們二人會不會又做甚麼出來。

幸好，二人也覺得內疚，不想再看到父母如此傷心的樣子，從此都聽聽話話，儘量不令父母擔心。

二人經此一次，都更喜愛對方，交情變得更好。他們不但是表兄弟，更是最要好的朋友，比一般兄弟的感情還要好。

夜尋幽回想起這件事，不禁會心一笑，把手搭在孫覓然的肩上一同走著。

第十章 再戰

=14px第十章 再戰

=14px四人終於到達眾人聚集的地方。

=14px當遠處的藍結依看見夜尋幽，忙跑往夜尋幽身前，抱著夜尋幽。夜尋幽有些意外，然後也抱住她，心中一陣溫馨，然後左手仍然摟著她，=14px右手卻摸摸她的頭，柔聲道：「我回來了，不用再擔心。」懷內的藍=14px結依點點頭。

=14px夜尋幽摟著藍結依，心想：「就算要我殺多少人，甚至要付出我的性=14px命，我也定要好好保護結依。」

=14px良久，二人才分開，彼此的手卻握在一起。

=14px藍結依眼光看向孫覓然。

夜尋幽微笑道：「妳記得我問過妳沒有見過一個叫孫覓然的男孩嗎？就是他，他是我的表弟。」

二人打著招呼，都對對方生出好感。藍結依是因為愛屋及烏，孫覓然則是因為藍結依的清純美麗和氣質，心想：「難怪幽哥會喜歡她。」同時心中替夜尋幽高興。

然後三人聊了好一會。

此時，錦澤巫師高聲道：「眾位兄弟姊妹，請做好隨時戰鬥的準備。就算明知這場戰爭會很艱苦，明知敵人是我們以前的家人，也要一戰！」

「我們固然不想自相殘殺，可是事已至此，我們別無選擇，他們選擇破壞班老村和平，我們要親自矯正他們！若有誰不忍心戰鬥的，就留在這裡吧。」錦澤巫師露出淒然的神色。

夜尋幽突然高聲叫道：「退後兩步！」

原來錦澤巫師的左邊正有一枝箭射向他。錦澤巫師聞言，急忙向後退兩步，箭矢從他眼前射過，他不禁臉色一變。

夜尋幽自從得知班老村將發生內戰時，早就暗暗留神。自古眾多鬥爭中，暗殺領導人物的事件屢見不鮮，班老村既存在於天地間，自然逃不出這道理。

眾人忙看向箭矢射來的方向，那處正有一人躲在一棵樹後，他眼見一箭不中，馬上轉身逃跑。

這時，藍沖拿起弓箭，猛力拉弓射出。

整個動作沒有半點多餘之處，從拿起弓箭、拉弓乃至瞄準射出，都只是一眨眼的事。然後，再一眨眼，箭已到達那人身後。

還來不及再眨一眼，箭已從那人的後心穿過。

班老村一眾男人都是優秀的獵人，可是看見這一幕都大有自愧不如之感。

藍沖的這一箭，已超越了獵人範疇，到達了天生的戰士程度，堪稱神射手。

夜尋幽早已看過藍沖射箭上千上萬次，可是這一箭，仍使他覺得心悸。他覺得藍沖體內流著的不是人的血，是戰士的熱血，他的身體就是為戰鬥而生，獵殺是他的本能，獵殺時的他，冰冷得可怕。

同時也明白到藍沖的確是個決絕的人，不管過去如何，只要現在是敵人，就絲毫不手軟，沒有半點值得猶豫的因素。

夜尋幽覺得自己跟藍沖絕對不是同一類人，若果自己是個愛好和平的人，他覺得藍沖是屬於戰鬥民族的人。

人人都顧著為藍沖的一箭而驚嘆，卻忽略了夜尋幽早在暗暗留神，甚至能清楚推測到來箭的方位，從而作出為錦澤巫師提出警示。

但是仍有三人留意到。第一個是藍沖，他為夜尋幽對於戰鬥的天分和觸覺感到驚奇。第二個是鋪澤巫師，他為夜尋幽的謹慎而出奇。第三個是孫覓然，他為夜尋幽的所作所為而感到神奇。

然而，夜尋幽自己則全然不覺自己的厲害。

「太厲害了，藍衝你果然無負班老村第一獵人的稱號。」

「他們真狼心狗肺，錦澤巫師一直對他們這麼好，他們如今竟然在暗殺錦澤巫師！」

「從這一刻起，我與他們恩斷義絕，他們要殺我們一個人，就要付出多十倍百倍的鮮血！」

眾人和應，臉上都一副憤然的神情。

夜尋幽和孫覓然這兩個外來人，心中都不住在暗嘆。

夜尋幽心道：「好好的班老村，弄至如此地步又何必呢？為甚麼偏偏要戰爭、戰爭、戰爭！唉，大家都和平相處不是很好嗎？」又想：「是蠱令他們的慾望膨脹？但是若果不是他們原本就對權力有所追求，又怎會如此，權力使人腐化這話當真說得不錯。」

孫覓然則心想：「我們兩表兄弟，素來愛好和平，現在竟然要為這種權力鬥爭而打生打死，真可笑。」

馬上有兩人走往那偷襲者的位置查看，然後又回來報告道：「偷襲錦澤巫師的是回族的馬靖，我們已確認他死掉了。」

然後有一村民道：「馬靖？他一家五口只有他一個壯丁，唉！料想是蕭正威逼利誘他來偷襲，想著殺死錦澤巫師就能避免一場戰爭，他也是為了免得家人受戰爭所牽連，這也怪不得他。只可惜他老父老母和妻兒了。」

有不少人聞言，臉上都湧現黯然神色。

馬上又有另一村民應道:「放屁!不是他站到蕭正那邊,今天又怎會死!」

「蕭正那邊人多,自然更具優勢,他加入也無可厚非!」

「言下之意,你也想加入蕭正一方嗎?」

「當然不是,我只是依情理推測。只是無論他們人怎麼多,我們才是正義的一方,我們縱然明知必敗也應手執大義,頑強抵抗!」

夜尋幽聽到這裡,不禁又嘆氣,心道:「正義?正義早已是勝利者的代名詞,成王敗寇,敗了就甚麼都不是。其實挑起戰爭的人,又怎算得上正義?唉!」

同時,孫覓然也在旁邊嘆氣,二人相視苦笑,明白對方苦笑的原因。

村民們仍然爭拗聲不斷。

錦澤巫師終於開口道:「肅靜。」二字一吐,眾人馬上安靜下來。

又道:「原本,我心中還存一絲他們會回心轉意的希望。現今,我們主動出擊,先下手為強,親手將他們送入黃土下。」

「王峻,你帶領一百人作小隊,以遊擊方式向他們進攻。」

一名青年漢子拱手應是。

錦澤巫師又叫了幾人,命令他們作帶領。

最後,他叫到藍沖。

「藍沖,最後的五百人由你帶領,此為我們的主力部隊。你今次可願用蠱?」

藍沖道:「不,我不需要。」

錦澤巫師道:「那麼你要小心,借助其他村民的力量為你掩護,畢竟這次敵人都有著蠱,與上次相比,形勢定必更兇險。」

藍沖應道:「謹遵錦澤巫師所言。」

然後,錦澤巫師的身邊不斷爬出一些毒蟲。

竟然都是一些威力強大的蠱蟲,蜘蛛蠱和蛇蠱等。

錦澤巫師道:「這裡有八十隻蜘蛛蠱和二十條蛇蠱,我們既然人數上遜色,只有靠蠱的威力來挽回。」接著他為這些蠱分配主人。

夜尋幽就不禁皺眉,原來錦澤巫師還留有一手,若果上次的戰爭中,他把這些都投入的話,班老村的

傷亡定然會更少。只是，畢竟一切都過去了，再說也沒有意思。

直到終於把一切都安排妥當，眾人都坐在地上，養精蓄銳，為不久後的戰爭做好準備。

錦澤巫師走到夜尋幽旁邊道：「小幽，你記得離村前，你答應了我甚麼？」

夜尋幽不禁有點愕然，問道：「現在這種情況還要鎮魂嗎？」

錦澤巫師凝重道：「對，這種情況更需要。戰爭的來臨意味著生命的死亡、怨氣的加深。現在忽視它，將來定會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

夜尋幽見錦澤巫師說得鄭重，並且確有其道理，便點頭道：「好的，只要我一天不死，我一天仍會去鎮魂。四百次，對吧？」

錦澤巫師微笑點頭，笑容帶點苦澀。

夜尋幽心道：「現在唯有先把趙欣的村子與錦澤巫師的問題放下，解決掉眼前的危機再說。」

第十一章 告別

=14px第十一章 告別

=14px夜尋幽手握鎮魂藤，剛完成今天第四百次的鎮魂。果然，四百次與兩=14px百次，除了耗費多些時間外，也沒甚麼差異。

=14px「一會回去，就是戰爭開始的時刻了。你準備好了沒有？」夜尋幽道=14px。

=14px在他身旁的孫竟然苦笑道：「這三天，我能做的都做了，活下來還是=14px死，都只能認命吧。如果我死了，你會幫我報仇嗎？」

=14px夜尋幽沉聲道：「不，我不會讓你死。你緊緊跟著我，我怎也不會讓=14px你死先於我。當然，我也不想死。」他臉上露出苦笑。

=14px二人相視一眼，都心中感慨：「人生中有一個能為彼此出生入死的知己，死也無憾了。」

夜尋幽道：「回去吧。」

二人才走了不夠十步，夜尋幽就突然拔出腰間的蒙古刀，把一枝來勢甚急的箭擋格開。

孫竟然脫口問道：「開始了？」

夜尋幽忙拉著孫竟然往自家陣營跑，道：「偷襲。」

又馬上有十枝箭矢射至，夜尋幽邊逃邊擋。

「想逃？你逃不了的。」夜尋幽認得這是反對勢力領頭人蕭正的聲音。

夜尋幽馬上想到對方是出於為兒子報仇，才趁自己不與眾人聚集時偷襲，企圖一舉殺死自己。

然後，他發現到有十隻小黑蟲正爬向自己。

他臉上隨即變色，孫竟然亦發現到，開口問道：「這些就是蟲？」

夜尋幽點頭。

原本這種最平凡的蟲，論速度遠不及人奔跑，可是此時孫夜二人還要應付紛紛射至的箭矢，速度難免受阻礙而減慢。

眼看小黑蟲馬上便要追上，夜尋幽心中一動，以左手把鎮魂藤揮出，碰到一隻小黑蟲，小黑蟲隨即身軀抖動，紅氣湧至鎮魂石上，便即死去。

夜尋幽心中一喜：「管用。」

又把鎮魂藤揮向其他小黑蟲，同樣紛紛死去。

不再受蠱蟲的阻礙，只需要應付箭矢，以夜尋幽現時的能耐，實在不困難。

二人漸把距離拉遠，又用樹木作阻擋，終逃出生天。

蕭正等人則是感到震驚，想不到己方用十人作出偷襲，並派出十隻蠱也徒勞無功，更白白損失了十隻蠱。

蕭正狠狠道：「想不到這樣也不能殺死他，我實在低估了他的邪術。下次一定不會再被他逃得如此容易！我們走。」

孫夜二人回到己方陣營，將剛才敵人針對自己偷襲的事情道出。

藍結依關切道：「幸好你沒有事，下次你請父親陪同你去鎮魂吧。」

錦澤巫師道：「不行，藍沖在這次的戰爭中，背負著重大的責任，不能離陣。結依也不用擔心，戰爭馬上就要開始，他們再也難以施行偷襲。」

藍結依默然，夜尋幽在一旁輕輕握著她的手，眼神告訴她：我不會有事。

錦澤巫師又發出一個手勢，表示戰爭開始。眾人點頭，卻不高聲回應，顯然是不想打草驚蛇。

眾人隨即分成幾個部隊，從不同方向出發。

夜尋幽、孫覓然、藍結依、藍蔚宜也屬於藍沖的部隊。

五人聚在一起，算是有個照應。

他們這支五百人的主部隊，穿越樹林，盡選小路行走，無聲無息的尋到敵人所在之處。這所在之處，乃己方派人暗中查探，大概聚集了敵方四分之一的人數。眼前滿佈營帳。

藍沖作個手勢，意思是放箭。

眾人忙把以油布包在箭矢前端的箭矢射出，他們採用的乃火攻，以火來燒滅敵方的糧食、裝備、意志乃至生命。

此乃夜尋幽的提議，所謂烽火連年，自古戰爭從來少不了火。

五百支火箭一股射出，像是密密麻麻的火雨。

就在第一個營帳被點燃之時，敵人也發覺到了，可惜，發覺得太遲。

第一個營帳燃起的同時，週遭的營帳也跟隨著燃燒起來。

一時間，火光佈滿這片平地。

「敵人來襲！快滅火！」敵人亂成一團。

火箭當然不會就此停下，仍是不斷射出。敵人只能為箭勢而疲於奔命，毫無能力反攻到得把敵方這陣營的糧草裝備都燒得七七八八，又把敵人殺傷了不少時，便立時撤退。

畢竟，久戰下去，必有所失。

敵方人數遠比己方多，只要被對方找到空隙，突圍而出，或敵方其他陣營趕至營救，因為想來至今，己方的其他部隊怕已不能再拖延敵方陣營多久，他們必需要撤退，留待下次再進攻。

己方這主部隊一旦被包圍，造成損傷，己方就再難有勝利的希望。

他們忙趕回大本營。

錦澤巫師聽到己方首戰報捷，微笑道：「很好，乘勝追擊。」

第二天，錦澤一方又進攻，這次藍沖帶領的主部隊攻打的是另外的陣營。

這次，不能再採火攻，因為這次對方紮營處乃一空曠之地，未進入箭的射程範圍就必先遭敵方發現。

所以，必定是正面交鋒。

五百人對七百人。

當敵方發現藍沖等人，便馬上迎戰。雙方不約而同都不採用箭攻，而是配合蠱蟲作近身搏鬥。

就在雙方兵戎相交之時，敵方的後方冒出一道狼煙，明顯是通知其他陣營的人前來相助。

這意味著，這場戰爭有著時間的限制。

藍沖一方雖然人數略少於對方，但借助蜘蛛蠱和蛇蠱的強大威力，戰力比之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加上，帶領的人是藍沖。

戰爭當中，影響勝敗的因素很多，其中士氣佔一個很大的比例。之前與別村的戰爭，對方不知藍沖是誰，但這裡是班老村，人人都深知藍沖的厲害。主將的強弱充分左右士氣。

記得嗎？在敵人而言，他是鬼神，在同伴而言，他是最可靠的戰神。

他手起刀落，一刀一個。

夜尋幽跟在他身旁，亦不斷護著藍結依和孫覓然，殺敵不少。

藍結依尚且能操縱蠱蟲來攻敵，孫覓然卻徒然握著刀亂揮，根本沒有任何作為。

戰鬥了一會，殺傷敵方不少，藍沖馬上勒令撤退。

又再回到大本營，錦澤巫師稍微沉思，道：「下次恐怕就不會攻得如此容易，他們必會全部聚集於一起，接下來的戰爭必會陷入膠著狀態，成為長期戰。諸位，把握時間休息，也難保對方不會主動進攻。」

營帳中，孫覓然與夜尋幽並肩而坐。

孫覓然神色不安道：「幽哥，戰爭...很可怕。看著一個個人倒下，鮮血飛濺，當時我只感覺腦海空白一片，你教我的東西，我一點也想不起來。我...會不會在拖累你？」

夜尋幽道：「傻小子，害怕是正常的。我們一世人兩兄弟，還說甚麼拖不拖累，我們兩個人一條命。」

孫覓然又道：「幽哥，怎麼你可以殺死一個又一個的人？你不害怕嗎？」

夜尋幽一愣，道：「害怕？倒是不害怕。真奇怪，我只是覺得不情願、覺得心酸，但一點也不害怕。」

孫覓然默默道：「也許，你跟藍叔是同一種人。」

夜尋幽心中一震，不知如何回答。莫非，自己心底確實對戰爭有莫名的追求？

夜尋幽搖搖頭，總感覺有種惘然若失的感覺。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雙方陣營持續衝突。

雙方都死傷無數，戰事到達白熱化的階段。

藍沖一家與孫夜二人也幸保性命。

現今雙方都聚集著所有的力量互相碰頭。

「蕭正，今天就讓這場戰爭完結吧。」錦澤巫師道。

「錦澤，今天將是你的死期。」蕭正道。他又看向夜尋幽，道：「也是你的死期。」

夜尋幽一副視若無睹的表情。

蕭正冷哼一聲，揮手轉身，道：「進攻。」

最後的一戰終於宣告開幕。

人群而戰之，蟲亦相互廝殺。

天色昏暗，陰風陣陣，為戰場更添上幾分悲涼之意。

就在戰爭如火如荼之時，蕭正一方竟不知何時偷到錦澤一方的後方。

錦澤一直留守在戰場的後方，只有數人守著他，此時見敵人來襲，不禁臉色急變。

「錦澤，受死！」蕭正道。

馬上就有十多人一舉攻上，而且竟然每人帶著的都是蛇蠱等強力蠱蟲。

錦澤幾人只依賴著蠱蟲苦苦支撐，很快保護錦澤的幾人都已身死，只剩錦澤一人獨力抵抗。

可是，有謂雙拳難敵四手，他雖然擁有眾多蠱蟲，可是以一人之力，只能操縱一大群弱小蠱蟲或幾隻強大蠱蟲，又怎有獲勝之機。

終於，一蛇蠱找到機會突破，飛躍向錦澤。錦澤臉上充滿了驚訝、苦惱、不甘、憤怒各種情緒。最後心道一句：「我命休矣。」之時，臉前的蛇蠱從中間被斬開兩半。

藍衝來了。

原來藍衝在前線衝殺時，一得知有人從後方偷襲時，馬上趕往後方救護錦澤。

錦澤見到藍衝，如溺水之人身旁憑空出現救生圈，眼中重燃生機。

錦澤道：「藍衝，快快把他們殺了。」

藍衝口中不答，只以行動來作答。

他單身一人以刀力戰圍著他進攻的十人，敵方配合蠱蟲圍攻，但一時間竟奈何不了他。

他雖然看似有勇無謀，但其實他心裡謹慎得很。

刀法雖然大開大闔，但依然謹守門戶，不讓環伺之蠱蟲一絲空隙。

反而，他還不時尋到空隙殺了幾隻蠱蟲和敵人。

突然，藍衝的動作突然略一停頓，臉上微現痛苦之色。敵人發現有空隙可乘，馬上數刀一劈，蠱蟲紛紛飛襲。

藍衝也是厲害，架住了刀外，還不知如何一個閃身把蠱蟲都避開，唯獨一隻蛇蠱，牠的牙齒擦過了藍衝的臉。

蕭正等人俱都大喜，心知藍衝必死無疑，又揮刀向藍衝。

藍衝咬牙把刀一揮，又殺了一人，可是再沒有能力擋住敵人的利刀。

對方的刀一把又一把的刺進藍衝體內，再拔出時鮮血飛濺，刀上已沾滿鮮血，鮮血隨刀點點滴下，像徵一條生命的悄悄流逝。

一切都被經已趕至的夜尋幽看在眼內。

一瞬間，夜尋幽心中湧起與藍衝相處的片段，然後眼睛便紅了。他狂嚎一聲：「可惡！」

敵人未來得及反應之時，他經已一刀橫劈向其中一名青年的頸項，其頭項瞬即飛出，頓時殞命。

他沒有停下，又是一刀直劈在另一青年頭項，好端端的頭項瞬即被分成兩半。

又是一劈，這次對方終於能擋格，只是他的刀一擋就已被夜尋幽的刀劈得中門大開，夜尋幽一刺，蒙古刀穿其胸而過，對方宣告死亡。

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蕭正等人根本來不及反應，又由於把藍沖置於死地而樂極忘形，都未來得及使用蠱蟲已死了三人。

到得他們終於反應過來時，已無還手之力，剩下的三隻蠱蟲亦被錦澤的蠱蟲所克制。

夜尋幽不知道這一切，他已殺得性起，心中只道：「死，你們都要死。」

又是一刀又一刀的攻向敵方三人，先是守護蕭正的二人，再來連蕭正也被夜尋幽一刀狠狠的從右腹至左胸劃了一道口子，未來得及說一句話，便趕往地府報到。

可憐的是蕭正知道殺他之人是誰，夜尋幽卻絲毫沒有發覺他殺的人是誰，只知道凡是有份兒殺藍沖的人都要死。

直到夜尋幽發現身旁再沒有敵人，他才漸漸清醒過來。他忙走到藍沖身旁，扶起躺在地上的藍沖。

夜尋幽眼眶泛紅道：「沖叔！」眼前的藍沖已是奄奄一息，臉色蒼白，又隱隱有點發黑，但一雙虎目仍然精芒未失。

藍沖道：「小幽，殺得好，你的確很有天分，可惜沖叔不能再看著你成長了。唉，幸好得你保護好錦澤巫師，不然就糟了。」

夜尋幽咽哽道：「沖叔你明明這麼厲害，怎麼會如此？」

藍沖黯難道：「當時我也不明白，只感覺身體一痛，便中招了。現在想來，是我把蛇蠱斬死時，牠的血濺到我臉上，其血毒性極重，料想那時我便中毒了。」

錦澤突然點頭道：「沒錯，那時你確已中毒了。」

夜尋幽急道：「錦澤巫師，既然這些蠱是你培養的，你必有解藥！」

錦澤黯然搖搖頭，道：「沒有，蠱毒從來都沒有解藥。」

夜尋幽聞言，心中最後一絲希望也失去了，早已灼熱的眼眶，此時再也忍不住，流下兩滴淚。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藍沖道：「小幽，不准哭。男人只有在嬰兒時可以哭，從此就再沒有哭的權利。」

夜尋幽緊握藍沖的左手，沉聲道：「嗯，我就哭這一次，我以後再也不會哭。」

藍沖微微一笑，道：「蔚宜和結依就交給你了。」

夜尋幽道：「我不會讓她們死先於我。」

藍沖又一笑，不再說話，一生都不再說話。

夜尋幽百般滋味湧上心頭，是難過？是傷心？是悲痛？

當中細微處他實在分辨不出是哪一項，還是全部都有。

他不禁心中感慨：「強如沖叔，在生命面前，同樣是這般脆弱。如果我早點趕點，沖叔會不會就不用死？不，恐怕天地間有種東西早就注定我不能早點來，世間應是一切原有定數，人類只是依循這項東西的法則進行活動。」

「希望死後的世界能使人從這法則中逃脫，沖叔就不必再煩惱了。煩惱，就讓我們這些仍然生存的人煩惱，然後一步一步向死亡吧，哈。」

藍沖的死，對夜尋幽的未來有甚麼影響，此際還未可知。但是他的死，確然使夜尋幽對生命的想法有所改變，亦令他的思想變得有點悲觀消極。

第十二章 歸家

=14px第十二章 歸家

=14px戰爭已步入尾聲。

=14px在蕭正身死的一刻，錦澤一方便馬上把消息宣佈於戰場，敵方聽得領=14px導人已死，各人大受打擊，士氣自然大打折扣。

=14px士氣的鬥爭輸了，敵方便陷於弱勢。不久，敵方紛紛投降。

=14px戰爭終於宣告閉幕。

=14px班老村尚生存的人，只剩三百多人。

錦澤巫師站出來道：「這次戰爭全因為蕭正的野心，被他唆使而犯錯的家人不必自責，其他人也不要怪罪他們，以往的一切既往不咎。可憐我們白白死傷了這些多兄弟姊妹，就連我們村中第一獵人藍沖也戰死。唉，但願類似事件從此不再發生。」

眾人都心中悲傷，沉默不語。

夜尋幽正擁著啣哭的藍蔚宜和藍結依，就連旁邊孫竟然也忍不住落淚，夜尋幽也想哭，但並沒有哭。

三天後，藍蔚宜和藍結依的心情也平伏了很多。

夜尋幽又再與孫竟然作伴去鎮魂。

夜尋幽一個接一個的把鎮魂藤插進洞中，孫竟然突然問：「幽哥，你說過你以前鎮魂是兩百次，現在為甚麼是四百次？」

夜尋幽隨口道：「之前的戰爭死了不少人，所以怨氣重了吧？」

孫竟然道：「那麼為甚麼以前只有兩百個黑洞，現在卻增至四百個？黑洞的下方究竟有著甚麼，只要把鎮魂藤插進去便能吸取怨氣？」

夜尋幽愕然，心道：「下面有甚麼？黑洞既然會從兩百個增至四百個，照計黑洞下方亦應有東西從兩百個增加到四百個。是甚麼？究竟是甚麼？」

孫竟然又道：「會不會鎮魂這件事跟皇鷹村這麼恨錦澤巫師有關？」

夜尋幽心中一震，一言驚醒夢中人。

夜尋幽道：「我們挖開來看。」

二人忙用刀挖開泥土。

直到泥土隱隱現出一點褐色。二人又忙把週遭的泥土挖去，二人卻愈挖愈是心驚。

直到泥土終於挖光，現出泥土下的東西，也許不該說是東西，因為現出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二人頓感頭皮一麻，駭然對視。

夜尋幽只覺腦海一片混亂。

孫覓然神色慘白道：「幽哥，你一直以來...」後面的話竟然說不出來。

夜尋幽心想：「我...我一直以來做的所謂鎮魂，原來是把鎮魂藤插進人的身體。」他又想起蕭方只被鎮魂藤輕輕一劃，便已如此痛苦，他鎮魂時可是把鎮魂藤插進這些人的身體三秒。

「那麼，這半年來，我豈不是殺了...」他愈想愈可怕。

夜尋幽吞嚥一口唾沫，道：「錦澤為甚麼要這麼做？」

孫覓然臉色仍然慘白，搖頭作答。

此時，只聽一人道：「終於被你發現了，小幽。」

孫夜二人忙看向聲音傳來的方向，正是錦澤。

夜尋幽再不能冷靜，衝口問：「你為甚麼要這麼做？」

錦澤道：「現在離大功告成只欠最後一步，我也不妨告訴你。你知否我是甚麼人？」

夜尋幽強忍怒氣道：「你是班老村的巫師，班老村的領導人物。」

錦澤搖頭微笑道：「不，我乃明末出生的明朝人。」

孫覓然不禁脫口道：「怎麼可能，這麼說你不就已經三百多歲了？」

錦澤道：「三百多，沒錯，已經過了三百多年。如今清朝的境況如何？」

夜尋幽愕然道：「清朝？清朝一百年前已滅亡了。」

錦澤訝然問道：「甚麼？已滅亡？莫非我大明重奪江山？」

夜尋幽啞然笑道：「甚麼江山，現在再沒有甚麼朝代，更沒有甚麼皇帝。」

錦澤一臉駭然，道：「沒有皇帝？一國豈可無君？」

孫覓然道：「現在的世界推行民主，雖然每人也難以擁有真正自由，但起碼不像以前般封建，事事受皇帝所操縱。」

錦澤道：「胡說！沒有國君的統領，一國如何能夠富強？就算現在外面再沒有朝代的存在，我就再創立

一個朝代就可以，由我做皇帝，延續我大明不朽功業!哈哈，我的心血終究不會白費。」

夜尋幽道:「你憑甚麼再創立一個朝代?」

錦澤道:「就憑你。」夜尋幽一愣。錦澤又道:「你知否黑洞下的人是甚麼人?他們就是附近村子的人。」

夜尋幽和孫覓然此刻終於明瞭，為甚麼皇鷹村乃至其他村的人這麼恨錦澤。

錦澤又道:「你們一定很想知道，我是如何把這些運來班老村。這一百年來，我一直利用蠱蟲來威脅其他村的人，起初每月我命令他們十三條村，每月合共獻出三百個人給我，不然我便殺光他們。

「這進度實在太慢了，可是我又沒有辦法，班老村的人每天只殺十個人便捱不住，偏偏鎮魂藤一天只能由一個人使用。

「直到你來了，進度才加快。不知如何，小幽你這外來人竟能殺如此多人，亦半點事也沒有。要知道使用鎮魂藤吸取人的精氣，其戾氣纏身十分可怕，你卻竟能包容掉。雖然不知道原因，可是你來得正及時，為我的蠱作出莫大的貢獻。一百年來才吸取了三十六萬多人的精氣，你半年卻已能吸取四萬多人的精氣，你，更是上天賜予我創立朝代的最後一顆棋子。」

孫覓然道:「你為何要借他人之手來吸取精氣?最後一顆棋子又是甚麼意思?」

錦澤笑道:「嘿，你們沒有發覺戰爭時，我也沒有出手殺人嗎?要創立一個千秋萬載的朝代，怎能滿手鮮血，這必會影響朝代的氣運。你們可知道我為甚麼會把事情告訴你們?」

夜尋幽道:「因為你要殺我們，而死人不會再把事情說出去。」

錦澤道:「不，你不會死，你永遠會與我同在。你會成為我培養的蠱，有史以來最強的蠱，人蠱。」

夜尋幽又感驚訝，道:「你就是為了培養人蠱而犧牲這麼多人?」

錦澤油然道:「不是犧牲，他們都將成為大明千秋萬載的支柱。」又道:「你之所以是最後一顆棋子，正因為你殺了四萬多人，身上背負的怨氣和戾氣強得衝天，正正成為煉造人蠱的最佳人選。而我，正正憑你這人蠱，一統天下。」

孫夜二人只感覺此人實在是瘋了，瘋得可怕。

夜尋幽道:「人蠱?能有多強?能不能使世界七十億人毫無還擊之力?你可知道，現在的世界有種東西叫核子武器，威力大得隨時可毀滅世界?你再厲害，把他們逼急了，把核子武器投下，整個地球也會消失，你又如何能夠千秋萬載?」

錦澤喝道:「不用胡說，怎會有此等武器!若真有此物，創造此物的人早已一統天下。哼，也不必欺瞞我，想我放棄把你煉成人蠱?不可能。」

孫夜二人心下嘆息，為錦澤感到可悲。

錦澤巫師高聲道:「陳總舵主，願你在天之靈，保佑我能重建我大明皇朝!」

然後他口中呢喃著一些不知明的話。

夜尋幽手上的鎮魂藤似對這些話起著反應，一絲絲紅氣湧出，慢慢形成紅霧。

紅霧圍繞著孫夜二人，二人身在其中，別無他法，只有逃跑。

可是，紅霧始終如影隨形，最後一舉湧到夜尋幽身上。夜尋幽身體全然不能動彈，眼睜睜看著紅霧紛紛湧往自己身上，偏又沒半點辦法。

孫竟然只能驚愕地看著夜尋幽。

然後，又再生異變。

紅霧統統散開，然後湧向錦澤。

錦澤駭然道：「怎麼會這樣！」紅霧紛紛湧進錦澤體內，這次紅霧再沒有散開，而是隨著紅霧的侵入，錦澤的表情變得更痛苦猙獰。

孫夜二人也問：「怎麼會這樣？」

錦澤終於攤倒在地，感覺再不像是一個人。孫夜二人只感覺到錦澤給人的感覺不是一個人，而是一股可怕的精氣集成體。

孫夜二人一直提防著錦澤會猛然起身，但此事卻沒有發生。

因此二人步近，察看錦澤。

錦澤眼睛仍舊張開，身體卻僵硬得不能動彈。

夜尋幽道：「怎麼會這樣？」孫竟然搖頭道：「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現在自食其果。」又問：「現在，怎麼處理他？」

夜尋幽略一皺眉，道：「他現在的情況，是過多的精氣聚集而成吧？難保他不會慢慢變成人蠱，用鎮魂藤吸走他身上的怨氣，怎麼樣？」

孫竟然道：「這算是沒辦法中的辦法。」

於是夜尋幽把鎮魂藤插進錦澤的手臂，一絲絲紅氣急速湧進鎮魂藤，一直待得一個多小時，鎮魂藤才把紅氣吸收完畢。

夜尋幽呼出一口氣道：「總算完成了。」孫竟然蹲下去查看錦澤的情況，觸及他身體時，已感覺一陣冰冷僵硬，道：「他死了。」

夜尋幽訝道：「死了？我明明插進的是他的手臂，啊，鎮魂藤不只把原本於鎮魂藤中的精氣吸走，連錦澤自身的精氣也吸走了。」

孫覓然道：「想必是這樣。唉，他死了也是種解脫，像剛才般一直不能動彈豈不是生不如死？」

夜尋幽道：「唉，他殺了這麼多人，落得這下場也是活該。可憐眾多純樸的人淪為他野心的犧牲品。還有，他死了，尚留下很多謎團。」

孫覓然道：「過去了，就讓它過去，何必再追究？」

二人回到村民聚集的地方，把一切的事情告訴他們，村民們當然不信。

二人把他們帶到錦澤所在之處，又與他們一起挖開泥土，露出一個又一個的人。

他們終於相信。

「想不到，這些年來，我們只是被他利用。他竟然是個這樣的人...」

「錦澤，枉我們對你忠心一片！你一定會下地獄的！」

夜尋幽安慰道：「現在知道也不算遲，從現在起，你們就可以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一個村民喝道：「都是你們的錯！」

夜尋幽一愣，道：「我們的錯？」

那人又道：「如果不是你們把真相說出來，我們一輩子都不知，自然可以快樂的生活。現在知道了，難道我們能當沒有這回事發生過嗎？我們今生也會活在錦澤此人的陰影之下！」

夜尋幽心中一震，心想：「我們一輩子都不知，自然可以快樂的生活。沒錯，知道了反而會不快樂，無知有甚麼不好？我又何必把事情揭穿？」

夜尋幽頹然道：「沒錯，是我們的錯。可是，現在先把人都挖出來救醒再算吧。」

於是眾人又繼續把人挖出來，以水救醒。到得挖到後來，夜尋幽竟然挖到一些他認識的人，是皇鷹村的人。

再來，他竟然挖到趙欣。

夜尋幽以水把她救醒，趙欣眼中充滿訝然之色，道：「夜尋幽？我怎會...」

夜尋幽把一切始末都告訴她。

趙欣聽得一臉悲悽，流淚道：「原來我們皇鷹村這麼多條人命，只是錦澤完成他野心的工具。」又苦笑道：「這次你做的，足以抵消我幫你的三次，謝謝你。」

夜尋幽略一苦笑，搖頭不語。

又把所有人救出，把事情再說清楚，從此班老村與其他各村的人，再不存在任何仇恨。

有人寧願一世不知真相，有人卻慶幸以後能過安樂的日子。

孫夜二人尋到錦澤的小屋，他們到處尋找，終於找到他們企圖想找的東西，地圖，指引他們歸家之路的地圖。

原來這眾多村子聚居的地方，竟然存在於當天火車脫軌的河下。

二人決定明天一早便離開。

夜尋幽與藍結依在營帳中。

夜尋幽道：「結依，妳跟妳媽媽要隨我走嗎？」

藍結依黯然搖頭道：「我現在還不能走，一切來得太突然。也許有一天，我做好準備，會離開這裡去找你。」

夜尋幽道：「我會等妳。」

藍結依笑道：「你可不准喜歡別的女孩，知道嗎？」

夜尋幽道：「當然。」然後給了藍結依一吻，深深的一吻。

二人的唇分開，藍結依微笑道：「你知道嗎？我對你下了情蠱，只要你變心你就會死。」

夜尋幽一愣，然後微微一笑。他認為是真是假也好，自己也有自信不變心。

這天晚上，夜尋幽腦海思潮起伏，終於睡著。

睡著後，彷彿有把聲音跟自己說話。

「夜尋幽，你有很多問題嗎？」

夜尋幽道：「你是誰？」

「我？我是當初你在草原放走的蠱，殺大熊救你的蠱，還有免得你落得錦澤般收場的蠱。」

夜尋幽訝然問：「你的意思是不被變成人蠱，是你救了我？還有原來蠱能說話？」

「一般來說，蠱並不能說話。可是我是獨行蠱，死前才能跟人說話。至於你當時之所不會變成人蠱，是因為我一直藏在你的身體內，煉蠱必須同類，鎮魂石當中的是人的精氣，自然要人來煉成，可是由於有了我的存在，這人蠱就不能煉成，而是反噬至錦澤那小子身上。」

夜尋幽問：「你叫錦澤做小子？」

「嘿，當然是小子。我比他大幾百年，而我的主人是他的師父。錦澤這小子原本挺老實，可是這百年來一直濫殺無辜，我卻礙於與主人的契約，不能對他下手。直至你來了，我就想可惜你之手制止他。」

」

夜尋幽道：「那麼你為甚麼不早點把事情告訴我，好早點制止他？」

「都說了我死前才能跟人說話，要跟人說話必須付出我的生命。我早點跟你說，然後我死了，你又能做甚麼？」

夜尋幽默然。

「其實，錦澤借助他人之手來完成人蠱，本來就不可能成功，只會令這麼多條人命白白死去。凡是煉蠱，必須同類互相殘殺，對最後吸收亡魂的怨氣和戾氣。而他煉人蠱，則是以他人之手殺人，戾氣都纏繞到殺人者身上，可是亡魂的怨氣都去到錦澤的身上。」

「對了，你知否我為何不惜付出生命來與你說話？」

夜尋幽道：「你活得厭了？」

「哈哈，這也算得上是一個原因。可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提醒你，此事還未完。人蠱並不是錦澤提出的，而是由我主人的大弟子，木闔提出的，當時我的主人卻狠狠責罵他一頓，吩咐他以後不准再提。木闔此人野心很大又小氣，唯恐天下不亂，相信錦澤是被他所利用。這次你破壞了他的陰謀，恐怕他不會放過你。其實，你早已見過他，你可知他是誰？」

夜尋幽搖頭。

「他就是與你擊掌的黃大叔。」

夜尋幽一震，想起那頗有福相的中年人。

「這些年來，他一直化身不同的人，卻沒有人發現。只有我一直留意他，但現在他到了哪裡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已不在班老村。」

「你好自為之，善良的青年。」

然後夜尋幽便繼續沉睡，直到早上再起床，彷彿作了一場夢，一切都像一場夢。

「尋幽，你好好保重。」藍結依道。

夜尋幽一笑道：「妳也保重，結依。」

二人又依依不捨的一擁，然後孫夜二人跳進河中。

他們隨著河流，一直飄流，直到一個漩渦像抽水馬桶般抽走他們，他們再醒來時已在一條河邊。

二人依著地圖走，他們終於見到當天火車脫軌的路軌，重回到他們熟悉的世界。

二人相視一笑，都感到這次旅行太久了。

二人七月離家，現今都快三月了。

夜尋幽突然道：「孫表弟，你想到為甚麼我這外來人能用鎮魂藤每天吸取四百人的精氣仍舊坦然，而班老村的人每天只十個便捱不住嗎？」

孫覓然搖頭。

夜尋幽咧嘴一笑，道：「你覺得班老村的人跟我們這些城市人有甚麼分別？」

孫覓然道：「我們心思比較複雜，他們比較單純？」

夜尋幽道：「這固然是，可是我有個想法，會不會是城市人早就滿身戾氣與怨氣？」

孫覓然道：「從哪裡來？」

夜尋幽苦笑道：「地球。」

孫覓然恍然道：「有道理，他們順應自然而生，而我們…」隨即也苦笑。

夜尋幽搭著孫覓然的肩頭，笑道：「我們回家吧。」

孫覓然笑道：「我們這次又做一回不孝子了。」

夜尋幽笑道：「這次我被他們打死了，你記得替我孝順我的爸爸媽媽。」

孫覓然瞪著夜尋幽道：「我們共同進退。」

二人相視大笑，攜手邁步，結束貴州的旅程，踏上歸家的旅程。

第一部完